

聖徒

胡也頻 著



得書舊文
第 號

10313
10

胡也頻著

聖徒



一九二七、九

購於越城

耀華誌

新月書店出版

一九二七年九月初版 實價四角半

著 者 胡 也 頻

發 行 者 新 月 書 店

上海法租界華龍路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目錄

楊修

械鬥

觀劇之後

薔薇

一個窮人

中秋節

聖徒

律師

一對度蜜月去的人兒

藥

父親

一

一七

三二

三九

五六

六六

八〇

九四

一〇五

一三二

一四二

楊修

一

在三年前仲秋的夜晚，我因爲逼切的要見一個才至北京的朋友，從北河沿到普靈寺去，普靈寺是一條狹小的街，像胡同，離熱鬧的西單牌樓很近的。可是，在那里，隔有十丈遠才見一盞路燈，如曠野裏的鬼火一般，慘澹極了，無力地在灰色的電綫桿上殘喘着；而且又沒有月亮，我雖然把頸項伸高去，張大着眼，終看不見那門上的門牌號數，祇是懊惱而猶夷地，無意識的在不平的路上徜徉着。

「真可憐中國首都的市政啊！」但我却不會這樣的發感慨。

這時候，我是盼望着有一個無論什麼人走來，然而空間除了從遠遠地流來隱隱的喇叭聲音，狗兒不安眠的懶洋洋的歎息，便是浮雲裏面糝糊的星光，和睡一般的無窮的靜寂了。

因為沒有另一法子，我只得冒昧的在一家門上打起門來。

「誰？……」很久，才聽見這樣的一種尖利的北京女人的聲音。

「請問你，第三十二號門牌……」

「不曉得不曉得！」

「那麼，請問你，你這裏是第幾號呢？」

我很小心的傾着耳；但所聽見的，却是厭煩和抱怨的一種唧唧噥噥的聲音，和輕微的漸遠漸遠的小小脚步。於是，我又只好在那不平等的路上慢慢地來回走着了：我想，明天再來吧，却又不願意這樣的打轉去。……

秋夜的風，一陣接着一陣的在空間飄拂着，露水也濃重了，我覺得身上有點寒噤而且潮濕。直到那雲裏的星光漸漸地隱沒去，這才看見愁慘的燈光裏有一個模糊的黑影，慢慢地聽到皮鞋觸着石磔的聲音了。這時，我突然發生一種情感，像歡喜又像傷心的情感，宛如在我的童時，看見一天不會看見的母親一樣。

來人很快地走到我身邊了。

「先生！這裏的第三十二號門牌你知道麼？」

「找那個？」他站住了。

「陳曉章。」

「隨我來吧。」

他說了，很快地默默地向前走去；大約祇走過五丈多遠，便在我曾經尋過門牌號數的那家門上打了兩下，一面向我說，「就是這裏。」

門開了，一個年老的伙計很疲倦的，滿着打盹的睡態站在門後邊；照經驗，我知道這裏是沒有招牌的公寓，暗暗地覺得自己的可笑了：曾在這門口徘徊多次，竟不敢打門。

「請裏面坐吧！」他突然說。帶點微笑的聲音。我懷疑地躊躇着，却終於隨他進去了。

他推開房門，一張裸體的委那司畫剛映到我眼底，從床上便爬起一個人來，細而黑的頭髮紛亂地飄覆在額前，臉上現着意外的歡喜。

「啊……曉葦！」

「是你……真沒有想到！」曉葦緊緊的握住我的手。

這時候，因那明亮的燈光，我才看清引我進來的那個人，除了皮膚較黃些，真像極了曉葦。他靜靜地坐在臨窗的棹旁，現着極活潑的神情，但眉眼間又隱隱地蘊蓄着一種很深的憂鬱，宛如回憶着不可願望的既逝的夢那般的沉思。……

「你們真相像。」

「有一點。」曉葦答道。「可是我還不曉得你們也認識——」
我微笑着。

「你們是什麼時候認識的呢？」他接着又問。

「是剛才在街上遇見的；沒有他，我真不曉得要在黑暗裏蹣跚到什麼時候

了。」

「怎麼，」曉葦驚訝起來了。『你們先前不認識麼？』

「不認識。」

「這可真巧……好，讓我來介紹吧。」

「楊修。」然而他自己却搶着說了，又順便在一張紙上寫了有茶碗大的楊修兩個字。

我和曉葦都悄悄地笑了起來。

楊修，我和他是這樣認識的。

二

自從那一夜，我便常常到楊修那裏去。

楊修，他是非常活潑，但又非常沉默，而且常常在高興的談笑中，出人意外的吐出極淒厲，極深沉的歎息，使在坐的朋友都感到不安而慄然。可是，在朋

友望他發怔，或各自緘默着時，他又很自然的談着，笑着，和講着種種極有趣的故事了。然而，像這樣，凡是知道他的朋友都暗暗地擔憂着：我們的楊修是在強制着哀戚了！

「這宇宙間有什麼事不可漠視的呢？」一個朋友在他歎息裏，曾這樣極誠懇地說。

「這宇宙間還有什麼？我不曉得！」楊修回答了，便盡力談到別種極平常極無意義的話去，甚至於這樣的向朋友說：

「喂！我們也逛八大胡同去！你們喜歡那些燙頭髮，尖頭高跟鞋，披着紅圍巾臀股邊的女學生麼？好，我們也當同胞或洋鬼子的奴隸去，發財了，照這樣的每個人討他媽的五個！……」於是，朋友們都知道那害人的眼淚，正是無窮的向我們的楊修的狂笑着的心裏激流着。

在這種的情形裏，朋友們爲免掉和減少他的難過，惟有走開的一途了。但

楊修看見朋友一個一個的走去，却沒有說出挽留的話，祇是默默地微笑，至多也不過很平淡的說，「也好。」

楊修對於任何朋友，只要相見着，無論他自己是感受着怎樣的苦惱，都會極有趣極高興的談笑着，極細膩的去保存朋友們的快樂和興味；但對於我，不曉怎的，却單獨的和別人異樣了。當我每次來到他這裏時，他祇是微微地向我點頭，又沉思一般的靜坐着，或是想夢一般的躺在床上，臉上滿罩着慘澹的憔悴的顏色，有時竟從眼角流下一顆兩顆的淚……「這才是不得了！」我看見這樣情形，暗暗地焦灼着。可是這房子裏的空氣，似乎有一種異樣大的吸力，使我消失了走的自動的力量，祇是拿下一本隨便什麼書，無聊地一頁一頁的翻開去，呆坐着；但這樣我又感到「默」的駭怕和苦悶。

「該不到你這裏走！」有一次，我不能忍耐他這樣的嚴重的沈默了。

「真的麼？我却不願你這樣想呵，好友！」他的聲音像祈禱般的極柔和極

誠懇，眼睛裏充滿着處女那樣可愛的真純的光。

「你爲什麼不作一點事呢？永是這樣的摧殘自己，是很使我感着不安！……」

「我能够作事麼？有什麼事可以給我作呢？」他的聲音在忽然間突變異樣了。

「你對於圖畫是很有希望的。」

「什麼？」

「你爲什麼不在圖畫方面努一點力呢？」

「我不須要這個！」他嚴厲地望着我，這是從來不會有的神氣。

「但爲自己却是很好的。」我接着說。

「我要活……」

於是，他又低下頭去，沉默着。這時，因爲太陽的餘輝已在樹杪消逝了，

蒼茫的暮色籠罩到窗裏來，楊修的臉上分外的現着苦惱的黯慘了。

三

有一天，明媚的秋陽照在窗上，房子裏充滿着新鮮的快活的空氣。楊修坐在臨窗的棹前，安安靜靜地，側着頭，手腕微動着，創作他一年多不曾創作的別有風味的作品。

「真是個奇蹟！」我暗暗地想。因為永遠是沉默着——而且很像單單為保持着苦惱而活着的楊修，這一次看到他，居然打開了被灰塵封滿的顏色，臉上還顯露出一種心靈浸溶到藝術裏面的異樣的愉快。

「是你——」他轉過臉兒，笑着說：「你看，這張畫的怎樣？……還須兩筆。」於是，他又側着頭，手腕微動着。

他畫的是薄暮時分，在海水將與天色一樣的孤島上，一個裸體的女郎抱着像蝴蝶那般的東西，低着頭，閉着眼睛，現出陶醉地要吻下去的樣子，……題名為

「夢的歸來」。

「給我吧。」不久，他畫完了，我這樣說。

「你拿去好了。」

「這一張你得給你的梨娜寄去，讓她快樂一下，以後畫的再給我吧。」

「以後却是很渺茫的。」

「我願你不要這樣想！」

「……………」

我因為和另一個朋友曾約下時間，在楊修這裏祇談少頃，便走了。但當我

吃過晚飯再來，推着他房門時，覺得有一張棹子將門抵住，而且楊修還喊道：「我此刻不要人來！」是極嗚咽和極慘厲的聲音。

「是我。」我惘然說。

「我此刻也不要你來！」

「我要進來。」

「不……」

但我已用力將門和棹子推開了；楊修剛剛從床上爬起來，於是又躺下去，緊緊地把棉被遮過臉兒，痛哭着。

房子裏充滿着強烈的酒的氣味。

煤油燈默默地從棹上放出黯淡的薄弱的光，顯出這狹小的房子是非常的廣闊，非常的神秘，有許多隱約的悄悄的影子；在黃灰色的牆上，浮現着墨漬未乾的這樣的詩：——

將眼淚的光焰毀滅我青春的美夢；

更無須那善哭的狐狸躑躅我墓上！

呵，在這樣秋蟬不咽的死寂的深夜，

告訴我，凶猛的白蘭地能麻木靈魂？

我臉色的憔悴既如那狼藉的秋荷，
染所有的顏色亦難描昔日的美麗；
是必要隨那飄泊的歲月走到荒野，
躺在蕭瑟的白楊樹下與古鬼爲隣。

請求你，上帝！不可慳吝你的殘忍，
讓我休息於玫瑰的香裏撫摩傷痕？
這茫茫灰色的人生我已備嘗痛苦，
你瞧，我是怎樣的疲乏，流血，與憔悴！

紛擾在我心上的一切衝突和希望，

去吧，到歡樂幸福的人羣尋覓滿足！

我今夜將那眼淚的光焰毀滅夢想，

和凶猛的白蘭地使我的靈魂麻木！

在燈影的暗處，書棹底下，紛亂地滿着撕碎的紙，其中最顯明地映到我眼睛的，是在日間所見的那張「夢的歸來」；和朋友們都認爲很成功的「海的深處」；以及平常掛在壁上的「委那司」都在這細碎的亂紙堆中了。在那裏，有幾張玫瑰紫色的信箋，箋上滿着很秀麗的小小的字，這不消說是梨娜寄給楊修的了，却也撕成片片，有的還捏團着。像這樣顏色和寫着這樣字的信箋，却有一張平平地放在棹上，被眼淚浸濕了好幾處，……其他的東西，在我這時的眼裏，已模糊了，並且連楊修的沉痛淒楚的哭聲也漸漸地遠了，祇覺得這空間是無限的靜寂空虛。

但這房子裏却依樣充滿着強烈的酒的氣味。

四

我的生活，像極了飄泊的年歲，每走到盡頭的時候，便回到原有的地方來，——北京便是我痛惡而又終于徘徊着的一個處所了。在今年嫩嫩的黃葉生滿河沿的柳樹上，河裏的水漸漸有鴨羣來玩時，我又因厭煩而離去這紅牆綠瓦的古城了，漂流到江南，湖北，又疲乏地休息在湘中；但終因不安我的心的平靜，也許是不慣處於家裏的比較貴族的環境吧，在平波一樣的時間裏，總是想念着北海的月，中央公園的老榆樹，香山的古松，泉水，……以及紅帽頂與馬鞭似的髮辮子也覺得有趣了；於是又在戰爭緊張的空氣裏，跑到這灰塵瀾漫的沙灘來。

在我飄泊的期中，一切朋友們的信，都祇能在我的想像裏得個滿足了。及休息在家裏，這才接到楊修寄來這樣的信：——

「……你們倆已歸到家裏，並想就這樣的安居下去；我對此，真歡喜異

常！因爲一個人無再有二十左右的青春，你們倆實也飄泊得夠了，所感到生的疲乏是怎樣，我以爲在三五年裏雖是單單盡量地飲着愛情的美酒，似還不能痊愈你們倆所有的心的傷害。……至於我，却依樣不可救藥的那樣向空中建設樓閣；但也因爲是這樣，便更希望朋友得到快樂，證明這茫茫的宇宙尚有一些生意，使我也好像自己得到幸福似的。……」

此後，我連寫數信給他，都不見他的回復。現在我又飄到這北京來有兩個星期了；在第一天，我從火車上下來，看見陳曉葦從措雜的燈影裏迎到，握着手的時候我便這樣的問：

「修現在在那裏？」

「失蹤有一個多月了！」

「什麼？」我驚慌着。

「失蹤……已一個多月了！」

這時候，隱隱地浮現在我忍着淚的眼前，是一個狂風哮吼在空間的冬夜；淡的綠色的火苗，在白爐上面飄忽着，楊修的手便在這上面顫動。

「我要革命去了！」他笑着說。

「到那裏去呢？」一個朋友問。

「廣東。」

「革什麼命呢？」

「革我自己的命！」

在煤火的光裏，憔悴的楊修的臉兒苦笑着。

械鬥

「跳井！」

這兩個字便帶來了無限的悲憤，激烈，和恐怖散漫到瀏村所有的人們的心裏；時候雖然是初秋，炎威的暑氣還未盡滅，但空間却流蕩着一種靜默的可駭的顫慄，似乎過往的白雲，烏鴉，牆頭的狗尾草，樹葉，和田裏的稻，菜，甘蔗，蒿瓜，以及各樣不動的東西，如竹耙，水車，鋤，勾子，釣竿，石頭，也都現着義憤，暴怒，黯慘和悲涼的氣象了。那血氣正剛的青年人，像瘋一般的無目的的來往跑着，喊着，眼睛閃着火樣的光燄，常常束緊他們的腰帶，雄壯的膊膀在空間輪迴地練習着固有的勁力，並摩擦和整理着他們預備廝殺的種種傢伙。稍微年老的，雖然比較穩重些，認為「不必咱們做禍首」，可是在悲憫的臉上也顯然露着勇敢剛毅，而且暗中盤算着交綏和防禦的種種勝利的策略。女人呢，的確有一

部分因爲擔憂着自己的丈夫，兒子，或兄弟的危險而禱祝「由凶化吉」，但一想到這「跳井」的不幸如果是發生在自己身上，便也很感動的歎息着，流出同情的眼淚了。小孩子們看着大人們都匆匆忙忙地，現着異樣的臉色和說着異樣的話，便呆了，而且他們的父母諄囑他們千萬不要到濮村去玩，而其實已是連自家的大門都不准他們出去了，遂也抱着莫明其妙的窘促的驚疑和駭怕。

這時候，一切的工作都停止了。

在田壩上牧場上街道上紛亂地滿着人頭，脚步，和瀰漫着沉痛的激昂的悲壯的叫喊，……全村的空氣在顫慄裏緊張着，所有的人都像醉漢那樣的瘋狂了。羊兒驚慌地在菜園裏跑着；牛兒在棚裏拚命的碰角；狗兒慘厲的狺狺地長吠……；鼓聲也撼動山岳一般的響起來。

關於這鼓聲，在澗村不變的遺傳的習慣，每年祇是當春秋兩大祭時才能聽到，聲音却是沉抑而淒哀，像把人引到那寂寂慘慘的境域中去似的；此外，倘有例外

的響起來，那不是因爲土匪結隊來打劫，便是和某村有了不可解的不幸的事件發生了。

在十年間，這鼓聲是安安靜靜地在一年裏響了兩次。

可是這一天却不幸地例外的響起來了。

這樣的鼓聲第二通響過後，在「陳氏宗祠」前的白楊樹間，數也數不清的站滿了人，而且還慢慢地增多，至於堆着堆着，那最後面的人，從祠堂的大門口看去，祇有八九歲小孩子那樣高了。

不久，第三通的鼓聲更有力的響起來，於是像火山崩裂一般的聲音便震徹在空間。這樣的直到村長走上戲台，經過了幾番的勸告，大家才稍稍安靜下去。

村長已是做過「六十大壽」的人了，鬚髮都半白，但精神却非常興旺，眼光炯炯地，聲音洪亮而堅實的向大家說道：

「咱們惟一的是不能忍辱！」

「誰忍辱誰是狗養的！」大家中有很多這樣叫着。於是村長又接着說：

「濮村如果不交出王崇貴來抵償咱們仲奇媳婦的命，咱們勢不能不復讎，咱是不能受這樣欺侮的！不過咱們現在且不要忙，等他答復咱們的通書，看是如何，咱們再決定；可是咱們的復讎却不可不先預備……」

「傢伙都預備好了！」大家又嚷着。

「好！」村長用鼓勵的剛毅的聲音說。於是他便宣告散會，請大家明天再來聽消息。

村長退去後，大家便一羣一羣的結着隊，彼此說着義憤激昂的話，神經都興奮極了；其中最惹人注意的，便是在平常對於工作極勤勞對於村人極有禮的茂叔的兒子邦平了。因為他不但像其他的人那樣的束緊腰帶，練習筋骨，並且在沉痛的叫喊中還落着眼淚，宣誓非踏平濮村人的宗祠和祖墳，便不要活了。和邦平同樣被村人注意的，却也有不少漢子，但要是那樣毫無忌憚的說着憤慨的醜

話，小工阿二算是最出衆了。

他緊緊地握着鐵尺，一面跑着一面亢聲地喊：

「將濮村女人的乳子來餵狗！……濮村女人，哼！……」他這樣的說着，心裏滿着復了仇的得意和驕傲；因爲有一次他暗暗地瞞一下濮村的一個女人，却被知覺了，那女人便沉下臉來，詛道：「狗娘養的！看什麼？眼睛長癩瘡！半路死……」阿二認爲終身的大恥和倒運的。因爲這樣，在這次不幸的事件發生後的空氣裏，阿二的主張是激烈的，舉動是瘋狂的，言論更是超然出色的了。他自得這不幸的消息，便又歡喜又憤怒的跑到仲奇家裏去，可是在半路上他轉到三盛酒店裏，一口氣喝完了六兩高粱，向在座的人亢聲地說：

「你們還喝什麼酒！咱們瀏村簡直是人家的了！咱們能做人家的奴隸麼？像這樣的欺侮！沒有人道，鬼幹的！……」他不清白的滔滔地嚷。

「你醉了吧？」一個酒客問。

「說些什麼？」又一個。

「狗纔是醉！」阿二憤怒地說：「你們還做夢呢！那仲奇的媳婦，孀居的賢德的婦人，她侍奉她的婆婆——那位祇能吃飯的老婆子——多孝順，可是現在死了，死了，跳井！」

「什麼？這是真的麼？」十餘個的酒客這才同樣驚疑着。

「誰說不是真的！唉，跳井，跳井，一死兩條命，遺腹的！兩條命！……這樣的仲奇就要絕祀了！兩條命！」

「爲什麼跳井死呢？」

「爲什麼？哼！哼！……濮村的王崇貴，就是這鬼小子，千刀萬斬的，他遇見仲奇的媳婦，在他們村裏的旱溝，先是用軟，後來用強了，就在那溝邊幹那無天理的禽獸的事。哼！那小子！……於是仲奇的媳婦回來哭了兩晝夜，婆婆勸她也不聽，今天早上就跳井死了。唉，兩條命！」

「兩條命！」

阿二嚷着走開去；於是酒店裏的人，都憤慨着，各自匆匆忙忙地走了。

惡劣的空氣由是散漫了全村。

這一夜，在濮村交界的那土堡上，三十個人一起的，輪流地守衛着木棚；並且號筒時時吹着，另一組二十個人在村裏巡邏。這樣，那各種從前未有的刀鎗和呼哨的聲音，又森嚴又慘厲又悲壯的聲音，不絕地在寂寥的夜色裏流蕩，影響到宿鳥的淒鳴，小孩子的啼聲，樹葉沙沙瑟瑟地低咽，以及鷄鴨在埕裏掙扎，牛羊在棚裏衝突，狗兒在田野狂叫，……一切平常的安靜，有序，都破裂了，空間是瀰漫着深不可測的顫慄的恐怖。

每當濮村的聲息響到這邊來，大家便極有力的叫喊一聲，像示威似的。並且，大家都希望濮村來一個奸細，捉住了，砍下頭來高高地懸在竹竿尖上：這是再高興不過的事了。所以，在大家守衛和巡邏中，時時便互相問道：

「有吧？」帶着希望的聲音。

「沒有！」

於是大家又失望地靜默了片刻。

「真沒有——那是濮村人的懦弱，怕死，癩狗似的！」也不知是誰在暗處這樣高聲的解釋說，大家便又得到勝利似的高興地呼嘯，將種種的傢伙嚮動着了。

「真是癩狗似的！」大家終於這樣決定的說，因為天色已朦朧地發亮了。

到太陽的光輝照到田野的時候，鼓聲又激厲的響起來，於是像潮水一般的人羣，連連繇繇，紛亂地向祠堂奔去。這時候，被村人最注意的小工阿二，他似乎會喝了酒，臉上漲滿着血色，眼睛呆呆的望着，瘋瘋癩癩的大聲地喊：

「殺過去！一個不准留！剩一個不算咱瀏村的好漢！呵，殺……殺盡

那狗男子，一個不准留！……」赤露着的膊膀，青筋條條暴現着，和那四尺多長的勾鏢刀不住地在陽光裏旋舞。

「阿二真是一個俠腸的漢子！」如果在無意中忽然聽到這讚揚的話，那他的勾鑿刀便有力的飛閃得更快了。

今天的人數，比昨天確更增多了；人氣也更見激烈，剛毅，勇敢，大有非把濮村的所有都踏成平地不可的氣魄。因為這樣，人聲便猶如搗碎天地那般的悲壯的鼎沸着，白楊樹上的鳥兒都咻咻地飛到遠處去，第二通的鼓聲也祇能深沉地在緊張的氣裏幽幽地響着了。

在村長還不曾登台，有許多激昂的分子，便自由的跑上去，嚷着使人感動的叫喊……同時，便有許多婦人們，靜靜地站在祠堂裏面的側廳裏，有的歎息，有的流淚，圍繞着跳井死的仲奇媳婦的屍首：她的身體比平常大了一倍；頭髮散着而且被汚泥漿硬了，臉上模糊地滿着傷痕；眼睛却一隻半開着；……尤其可怕的是她漲得異樣大的肚子，和露着白牙齒的嘴巴。

「真可憐！」這種聲音是任何時都容易聽到的。

大家憤憤地鬧了不久，第三通的鼓聲響了，於是村長和村甲及財主士紳們走上戲台去；跟在村長背後的，大家都認得是祠堂管事韓伯，他臉色極憤怒，又極慘厲，手上不住的流着血。

經了人聲突然更凶猛的鼎沸一下，村長才大聲的說，聲音又沉痛又激昂，臉色從穩重變到緊張，是完全被熱血燃燒着了。

「咱們現在不能不決鬥了！你們瞧吧，——真是沒有這種道理！——韓伯送通書去，濮村人不但認錯，反將通書撕了，口出不遜的話，說是咱們村裏的女人只配當娼，來一下有什麼要緊呢？韓伯當時氣憤極了，和他們辯論，於是他們將韓伯的五個指頭砍掉了！……」

「殺過去！」小工阿二打斷村長的話，嚷着。

「殺過去！殺他娘的一個乾淨！殺！」大家便附和着叫喊。稍稍安靜的空氣便又驟變了。

這時候，鬚髮半百的村長，看去全不像是一個老年人了；他屹立着雄壯而威武，眼睛滿着火光炯炯地閃動，兩隻手又在腰間，像要將他的豪厲森嚴的氣魄壓死什麼偉大的東西似的。他靜默了少頃，便鐘聲一般又深沉又洪亮的說：

「咱們現在是不能不拚一個死活了！那末，咱們明早便和他們決鬥！你們今晚守柵和巡邏要加倍小心，等天明時，都到這裏來，我自有計畫，調遣你們！你們的傢伙都預備好了麼？」

「早好了！」大家回答。

「那末你們且回去；我還有別的事要設法的！」

村長和村甲等退下戲台去，於是大家又潮水一般的紛亂着，叫喊着了。

第二天，疏星的微芒還不會盡滅，這個祠堂前便已刀鎗森列，人聲嚷嚷了。不久，村長又出現在戲台上，拿着一面三角形白布紅邊小旗子，慢慢地搖動，嘴裏不絕地喊，天，地，元，黃，……各種關於隊伍組織的表號。這樣，那雄糾

糾，氣昂昂的村人，便三十個人三十個人的走開了：一面吹着號筒，一面自己吶喊，……浩浩蕩蕩地殺進濮村去了。

這一天恰是一個慘澹的天氣，陰陰欲雨……

因為沒有陽光，又沒有鐘表，所以不知道確實是經過了多少時間，但似乎並不怎樣久，因為村長預備着勝利凱旋的酒放在棹上還不會全冷，便有兩個村人抬着小工阿二進來了。他是第一隊的先鋒，臨走時異常的激昂奮勇，臉上滿佈着「不殺仇人誓不歸」的氣慨，握着那柄勾鏢刀是極其鋒利的；但現在却閉着眼睛，困難的低低地呼吸，黃牙齒一大半露在慘白的嘴唇外面，腿是直着，勾鏢刀已不在手中了，一雙膊膀很無力的放在身旁，脇下不住地流着鮮紅的血……

「怎樣？」村長有點驚慌了。「咱們的形勢不好麼？」

「好得很！好得很！」兩個村人同聲回答。

於是，一個醫生忙地走過來，用他長着一寸長指甲的手，摸一摸阿二的鼻

胸和前，遲疑了一忽，便拿來一束乾乾的藥草，往傷處塞進去。醫生的手還不會拿開，阿二在沉寂的殭臥裏，便突然震動一下，旋又極困難的低低地呼吸去了。

村長蹙着眉心，在阿二身旁，不住地來回的走。

『不至於吧……』他不安的自語着。

不久，茂叔的兒子邦平也流着血被抬進來了：他是和阿二一樣的奮勇而現在也一樣的祇能極困難的低低地呼吸了。

接着又抬進了幾個人。

『咱們的形勢不好麼？』村長每一次看見抬進人來，便這樣問。

『好得很！好得很！』

然而村長却總是不安着。

空間除了喊殺和鐵器互擊的聲音，似乎其他一切的東西都寂然了；天氣是慘

慘的陰陰欲雨……

這種的混亂，不停止的糾纏着，經過了很長的夜，直到第二天傍晚，這才稍稍的平靜去。當陽光掛在樹杪，許多的鳥兒都想歸巢的時候，瀏村人才零零落落落地，却也有三百多人，大家在疲倦中興奮地打着鑼，叫喊着：——

「踏平了！踏平了！」

接着，便來了流暢的歡聲和沉痛的哭聲。及到天色漸漸地黑了，祠堂的橫檯上燃着無數的火把，燧燭，和木香；在橫檯兩旁，排列着仲奇媳婦，小工阿二，邦平，和其他的屍首約有二三十具。

「怎麼還沒有來？」村長在得意中，焦急的問。

「呵！來了，來了！」大家喊着。

這時，一個有力的強壯的村人，挑進了兩個竹筐子，他走到橫檯下，便倒出來了十幾個頭髮散亂，血肉模糊的男女腦袋，……於是從村長以下，都肅誠的靜

默着，祭奠那殭臥着的爲義犧牲的死者。

——鼓聲便幽沉而淒哀地諧和着死者的親人的哭泣。

觀劇之後

慶樂園的戲唱完了，他覺得心裏有點惘惘地，但終於戴上皮帽子，隨着人堆走出去。煤氣燈高高地懸在大門口，忽明忽滅，發出無力的喳喳氣息。他站在黯澹迷離的燈影裏，看那看也看不清的男男女女，含笑地，一對或一羣的走過了，便也跳上燃着乾電的很漂亮的洋車，說一聲「太僕寺街」，於是叮噹叮噹的鈴聲在他的皮鞋底下響起來了，

車夫因為是熟客，分外的跑得起勁。

夜已深了，夜氣很冷。北風迎面吹來，他把大氅的領子弄高去，順着向臉上一摸，却正和手心一樣的還在發熱。他暗暗的說，「值得！」

「然而，……」他接着想下去了。「可惜小陳這傢伙竟失信，否則我們倆的手掌……不過我的已經夠狠了，花翠芬不是曾對我閃一個媚眼麼？真俏皮！……」

坐在西南角的那鬍胖子也盡力地叫好，這雖妙，可是癩蝦蟆想吃天鵝肉，未免使我好笑，覺得我的身分也有點因此而低了，終是沒有他好，然而他偏每夜都在，討厭！……白牡丹也俏皮，那樣一個櫻桃小嘴，真虧她會唱出那樣聲音，又嘹亮又婉轉，只是腳太大，不如……碧雲霞確是娉婷極了，也活潑，但可惜臉長些，最壞的却是她唇邊的那粒大黑痣，敗人興的東西。總之，……」

也不曾想到滿足，洋車却放下來了……

走進房子，火爐還在燃燒着，空氣很溫暖。他把皮帽和大氅除下了，還覺得手心，臉上，心裏都在發熱。公寓裏的伙計把洗臉水打進來，然而他却不去洗，只是呆坐在小棹前，望着棹上的鏡子，繼續他不曾想妥的慾望了。他漸漸地看見一座舞台現在眼前，又白又嫩又俏皮的花翠芬嬌滴滴地走出來，微笑，婀娜，扮的正是恰合她身分的「春香」，而且，一移步，一回顧，總是向他丟那媚的眼光。剎那間，這舞台消滅了，但接着現出來的却是一間極美麗的臥室，安

安靜靜躺在鋼絲床上便是花翠芬，她穿着水紅色印度紗的襯衣，露出又白嫩又嬌小的手腕，因為杏黃色的湖縐被子只蓋到腰間，雖是側身躺着，也很容易想到她全身的部分，多麼美！挨着這樣人兒坐着便是他自己，而且還悄悄地把她的手軟軟地放到自己的臉上，唇邊，胸前，慢慢地移到腰間，更下了……至於從空間奔來一種使人沉醉的嬌脆的聲音：「你……」這才急急地放開手。

「原來——」他吃吃地笑着說，

「呸子！」她轉過臉來，撇着嘴。

「誰叫你假睡哩？」

於是，他將自己的手呵了一口氣，伸進她的短的袖筒裏……

「拍拍，」在歡笑中，是突然的另一種聲響。

這時，幻想忽然消滅了，他看見房門慢慢地開來，進來一個頭髮梳得光油油的，漂亮的客。

「喂，老王！」客叫他。

「還是你，小陳。」他恍然說。

客坐在火爐旁的搖椅上，鼻孔裏吐着綿綿的煙絲，說：

「你今晚很得意吧，花翠芬還在台後，滿園裏全是你的掌聲，可真了不得！」

「你也得意吧，到底撈了多少本回來？」

「可是一圈也不會打，而花翠芬對你丟幾眼我知道得很清白。」客微微地笑。

「你也在場麼，真怪，……」他也燃一枝香烟。

「說正經的，老王，你該請我了吧？」

「雖說她已很留情，不過請你的時候恐怕還早吧。」他吸一口烟，現出得意的樣子。「我昨天會運動到茶房楊四，據他說，花翠芬是很知自愛的，她輕易不肯會客，但如王先生這樣子，她是很感激的，不過因為時間太短，怕她的媽不很贊成……。我想楊四的話是很靠得住的，這希望總該……」

「有志事竟成是當然的。」客從中讚頌似的插一句。

「如果，那時候可——」他的樣子分外的得意了。

「我却擔憂你要醉死！」

「那……哈哈！」他笑出聲來了。

「哈哈！」客也笑。

兩個人同樣的打着哈哈笑下去，香烟的灰從各的手指間落到地板上，但不久，客終於忍住笑聲，現在記起已經忘却的事情的神氣，說：

「教務長的那筆款你領到了吧？」

「昨天我叫張貴忠去領，他回來說，鄭宅的門房真可惡，教務長的車子明明放在門口，偏說是不在家。我聽這報告氣極了，當時便寫信去，信寫得很簡單，因貴門房的臉比尊容還可畏，不敢再遣人到府上，所允之款項如見賜，請於明天上午送來爲限，是所至盼！……小陳，你看如何？」

「好！」小陳將香煙丟到痰盂裏，嗜的叫了一聲。「不過寫得稍強硬些，怕鄭鬍子難爲情，老羞成怒。」

「如果這樣，那真好，明天下午便發臨時通知，開解決校長問題全體大會，請他就莫想代理校長，……」

小陳却不接着談下去，祇將他穿着藍緞尖頭鞋子的脚向地上一蹬，身子在椅子上搖起來，微笑地，但又像沉思般的靜默着。

外面的風聲，這才流到房子裏，窗紙發出拍拍瑟瑟的響。

「風括起來了。」他說。

「我想去打一個電話，」小陳祇說他自己的。

「打給密司彭麼？」他也欣然了，「不過已這個時候，女生宿舍裏怕沒有人接吧，但試看，或能叫通，你有什麼要緊的事麼？」

「告訴她明早多邀幾個朋友（全要女的）來，我們逛八大處去，汽車已定好

了，新的，兩輛！你可以不用說，去的時候再來拉，好吧？」小陳非常得意，搖椅隨着便動得很厲害，又用力的吸着煙。

「當然，」

然而小陳已截斷他的話，說：「當然——下面又是那一套了。」

兩個人又都會意的笑了起來。

到再燃一枝香煙的時候，小陳走了，他再轉過身來面對着那鏡子，呆望着，可是既失的舞臺，臥室，又白嫩又嬌小的手腕，這美麗的幸福的幻像終不能顯現，他覺得很苦悶，漸漸地歸恨到小陳了。但那現實的慶樂園裏面的景象，他却記得很清楚，於是用力的回想去，漸漸地又快樂了，彷彿那媚的眼光不住的在面前流閃。他將火筷子敲着煤爐，一面搖着頭，從小放牛，鬧學，遞簡，……凡是花翠芬所會演的都越唱越得意越有勁的唱起來了。

外面的風也越括越猛。

薔薇 (一個婦人的日記)

四月五日

靈犀是我的愛人，我愛他：在三年前一個春天的晚上，是一個多麼美麗溫柔的晚上，他也表示了愛我，願永遠不離開我，做我的愛的忠僕，於是過了第二個的星期日，我含羞的捧着璀璨的薔薇，和他結婚了。

那時他的確是愛我，他的一切都被我佔有着。我的羞容和微笑也永是散漫在他的懷裏。

可是這樣的經過了一年又三個月，他便漸漸地能夠離開我了，而我嘴唇上的空閒也漸漸地增多了，一種遙遠的憂慮遂奔到我的心裏。於是，又二個月，他竟完全的能離開我了，便是從早上出去到夜半回來，相見着，他抱我的手臂也不怎樣的用力了。不久，我的眼淚便悄悄地流在被窩裏。……

在最近的五個月，他居然坦白地將宇宙間所有的不幸都給我了！

「你爲什麼騙我？」有一次我憤怒的質問他。

「我沒有騙你。」他泰然回答。

「你不騙我，爲什麼又這樣的棄掉我呢？」

「你也是一個人，我沒有這種權力。」

「那末，你怎麼給我這樣的不幸呢？」

「我不曉得。」

他望着從我臉上落到掉布眼淚，繼續說：

「我承認從前愛你，可是……可是現在，我自己的心裏也很痛苦！」

「這是你的罪過！」但我沒有這樣說出來。我已嗚咽得不能說話了。他是

什麼時候走去我也不曉得。

從這時，我的一切都變樣了，充塞在我空虛的心裏是一種無限量的殘忍和死

趣。因為我還愛他，雖說他是不愛我了，但我不能眼巴巴地看我的愛給別人擁抱去，永遠離開我，像樹葉凋下樹枝那樣的不生關係。

爲了這，近來我的思想真雜亂矛盾極了！

我永夜不能安睡。

四月七日

我不能佔有所愛的人，我又不能讓他給別人佔有，那末，惟一的祇有這種的辦法了：殺掉他！

「殺掉他！」我想着，心裏舒暢多了，但同時又感到無邊際那種迷茫的戰慄。

四月八日

昨夜我通夜沒有睡；因為我已決心殺掉他，我躺在床上，想着殺他的步驟和武器，漸漸地便天明了。在朦朧的睡裏，我還做了一個殺掉他的夢，但醒來在

不知覺間却痛哭了！這哭的意思我現在還未明白，但至少與我的懦弱有關，於是我切齒的痛恨和輕蔑我自己！

「如果你不願意白白的自己跳海，那末你就得有剛強的不變的毅力！」我禱祝上帝願我能夠這個樣。

四月九日

今早我經了幾多的周折，費了很大的氣力，才買到一瓶鱉鼠的藥水和兩柄雪亮的小小利刃，歡喜極了，心兒顫顫地跳着。到現在，太陽已偏西了，我的心還依樣顫顫地跳個不住；我懷疑這種跳動不全是因為歡喜的緣故，……如果真的有其他的份子措雜其間，那我未免太懦弱了，我是不應這樣的懦弱的！

爲要證明我所懷疑的虛實，我握起那我生來不曾這樣握過的那柄利刃，用力的向壁間刺去，「噠」的一聲之後，刃尖全進去了，祇剩得刀柄和我的拳頭在壁上。

「很可以！」於是我快樂地笑了，心頭滿着勝利的驕傲。
我決定今晚上實行我的計畫。

四月十日

昨夜真是一個好夜，空間除了輕微的滴滴瀝瀝的雨聲，便是無底的黑暗和無窮的靜寂了。這時候，我喝了幾杯助胆的玫瑰酒，便悄悄地走到他的臥室（因他還不會和那個她正式同居；我也早就搬到外面那西廂房去了。）像竊賊又像施公案傳說裏的刺客似的，小心又勇敢地將垂沉的帳子拖開去。

「那個？」他驚醒了。

望着他的咽喉或胸膛盡力的刺下去，那不是什麼都完了麼？

「是我！」有鬼在作弄一般的我却回答着。

「這麼晚了，又下雨，跑來跑去會着涼的；你有什麼事麼？」

「我要殺你！」我的聲音顫抖着。

「什麼，」他驚慌了；但又從容的誠懇地接着說，「你要殺我，很好；像我這樣的也不知從何處得來的命運，竟在甜密的愛情裏發生這種不可救藥的悲慘現象，我的心真痛苦極了，我真不願在這種悔恨的衝突裏生存着，因為縱能夠得你的寬恕，而我們昔日的生活的色彩却永遠不滅的印在我心上，我也不堪時時受這種無形的良心的懲罰……好了，我的命運生來是不幸的，讓牠就這樣不幸的死去吧！——死去吧……」

於是我的利刃落在地上了，很大一顆一顆的眼淚流滿我的臉上和胸襟了……

「你怎麼沒有勇氣殺我？那也好！橫直在你想着殺我的想念中，我的生命是毫無疑義的自會消滅了，像殘葉在爛泥中那樣的……」他的眼淚也不絕地流出來了。

我聽他這樣淒切沉痛的語調，一切橫在心頭的惡意都消滅了，祇……但我又強制着。其實在這種的強制裏，我願望他能夠為減少他的痛苦來抱我，吻我，

撫摩我，叫我昔日他所叫的那甜蜜美麗的名字，以及……我都能隨他。

我實在不忍眼睜睜地看着我所愛的人傷心到這地步！

四月十五日

自那夜我的計畫失敗後，這幾天來，我除了胸部熱烈地澎漲着，神經酸痛的麻木着，眼淚似乎已落盡了，浮現在眼前的祇是一片無涯的海那樣的蒼茫。……

我真苦！

四月十七日

因為我幾夜都不曾安睡，精神疲困極了，在陽光明照着和鳥聲飄蕩着的裏面，却濛濛地打盹着，這樣的似乎曾睡了頗久時候。當我醒來時，夜色已籠罩到地上了。一盞被藍色綢子罩着的電燈，從棹上射出綠色的微弱的光，房子裏充滿着寂寞悲涼的氣象。我覺得有一種黑的沉重的東西站在床前，呆呆的對着我，我的心顫抖了。

我用力的揉一下我的眼睛。

「什麼東西？」我戰慄地喊。

「是我……我！」是靈響的聲音。

「你，你到我這裏來幹什麼？」

「不幹什麼……祇是來看看你。」他柔和的說。

「我的美麗都消失了，還看什麼？」

「不要這樣說吧！這樣說會使你更痛苦的！我是很……你這樣摧殘自己

是無異於給我毒藥吃！我們……我們都給上帝作弄了！我願意拿我們往日的

友誼來安慰你……」

「上帝不會作弄我；我也不信有什麼上帝！這不幸是你給我的，我只記得

你！」

「你以為我現在比從前快樂麼？」

「也許你不比從前快樂；然而這不幸是你給我的，我不會對你說，」靈舉，我現在不能愛你了！」

「爲你自己你也不應當這個樣……」

「我有自己麼？我已經給人家活活的烙死了，還有我自己麼？」

「你不要這樣！」

「我願意這樣麼？」

於是他哭起來了，眼淚從他的袖口邊落到地上去，樣子是像一個孩子死了母親那樣的可憐！

「靈舉，我不要你哭得這樣傷心！」我真想這樣說出來了。

四月十八日

我的不幸是靈舉給我的，然而他也很痛苦……

我愛他，我是應當使他快樂些。

是的，使靈舉快樂些正是我的責任。

我決定使他快樂……

四月十九日

天才黎明，我就到靈舉的臥室去：他是熟睡着，臉色很清黃，兩頰也清瘦多了，手臂露在棉被外面，被角有許多未乾的淚痕。」

「靈舉真可憐！」我的眼淚幾乎落出來了。

我靜靜地坐在床沿上。想着這個床是靈舉從前爲我買來的，現在我已將近三個月沒有睡在這個床上了，而且從此也不能睡在這個床上了，……我非常傷心！這時候，那過去的種種憧憬，像浮雲一般的在我疲倦的眼裏飄忽着，尤其明顯的是三年前那一個夏天的晚上——當我坐在草地上聽着泉水點滴的時候，靈舉跑來了，他輕輕地拍一下我的肩，笑着說：

「真清雅！你說在花棚裏面等我，怎麼又坐在這裏呢？害我儘找！」

「因為花棚裏人來得多了，而且全是極討厭的！」

「到小徑去走一走好吧。」

「好！」

於是他的手腕繞在我的腰間，我們並着肩慢慢地散步着。因為早上曾下過雨，小徑裏面的沙土很軟潤，還充滿着各種花草以及樹葉的新鮮的氣味，使得我的心更加了濃郁。

許多的鳥語流蕩在空間。

「永遠這個樣，你喜歡麼？」他的手腕用力一下，低聲的笑着說。

「什麼？」我亢聲的問，其實他所說的意思我早已知道了。

「天氣。」他趕緊掩飾的說。

「自然是我所願意。」

「真的麼？」他狂歡地手腕又緊緊的用着力。

「你難道還不相信麼？」

「相信你，你，我……我愛！」他的聲音顫抖着，手腕又更緊的用着力。

「輕些吧，腰間會給你抱斷的……」

他的嘴唇便微微地偏過來……

我回憶到這裏，我沒有勇氣再回憶下去了，我祇是淒涼地默望着靈舉，覺得他那時候那樣的愛我，是不應把這樣的宇宙間所有的不幸都給我的，於是我的已經平息的憤恨又活躍了，心頭又滿滿地橫着堅毅與殘忍。

我要他還我所有的美麗和歡樂！我終於疲乏地走出去了。

四月二十一日

我應當用一種毅力來解決我思想的糾紛和衝突，因為這樣的糾紛和衝突着，我痛苦極了，我不能堪這樣的痛苦，實在是痛苦得夠了！

要解決這種的糾紛和衝突，惟一的祇有這樣的辦法：自殺和殺他！

然而殺他我是失敗了；自殺我又不甘心……因為我已損失得比什麼都大，我不能再作這種的犧牲。那麼我應當怎樣呢？

唉！命運給我的痛苦真太超過我所能的擔負了！

四月二十三日

我決定殺掉他！殺掉他！……

「他是應該殺的！」我這樣訓練我的勇氣和毅力。

殺掉他，我已是很有把握的了！

四月二十四日

昨夜他竟不在床上，可惜!!!

四月二十五日

我的一切都等待着回家來。

「他一回來……」我想着，便微笑了，心頭又充滿着勝利——報復勝利的驕

傲。

四月二十七日

昨夜，我又白白地等到天亮；現在那太陽又偏西而且東方已微微地露出星光了，他還不回來，怕今晚我又不能實行我的計畫了。

「靈舉，你回來吧！」我熱烈地盼望着。

四月二十九日

我正在揣想着靈舉爲什麼好幾個日夜都不歸家的時候，他的現在的愛人密司吳來了，她確是一個很美的可愛的女子，但這時她的臉色却有點沉鬱和倉皇，像思索着危險的事情而現着的那樣不安地，神情恍惚極了，一見到我，便急促的問：

「靈舉在家麼？ 芸姊！」

「不在家裏已有一個星期了。」我回答。

「什麼？」她的臉色更倉皇。「靈舉不在家已一個星期了麼？」她的

倉皇的臉色泛上慘澹了，聲音顫抖着。

「是的。……難道你還不曉得？他不是——」

然而她已經截斷我的話，低弱而誠懇地說：

「芸姊！你可不可讓我到他的房裏去？」

「是他的房裏，那有什麼不可以的呢？」我有點羞慚和悲哀。

於是，我引她到靈舉的臥室去。她一走進房門，眼睛便奇異地向四處搜索並且精細地翻看靈舉的文稿，信札，和類似日記簿的等等東西；這樣的檢察了頗久，似乎還不見她所要見的物件，遂癡癡地站着，緊握着手兒在胸前，眼睛不動的望着灰白色的牆上，極遙遠極靜默地沉思着。

「他沒有把什麼東西給你麼？」她突然問。

「沒有。」

她又沉思着。

四月三十日

靈舉已跳海去了，——這是我的罪過!!!

五月二日

從前我是爲愛戀靈舉而活着；以後我是爲想殺他而偷生；現在我是爲的什麼呢？

上帝可憐我！

五月三日

這宇宙間的一切都與我一點點的關係都沒有，和我親切的祇是一瓶斃鼠的藥水和這一柄明亮亮的尖尖的利刃了！

上帝應當可憐我！

五月四日

我深深地吻着這利刃……………

一個窮人

伯濤已是兩天沒有食物到嘴了，到了第三天，在淡薄的曙光從灰白色的雲幕裏透出時候，他被餓肚鬧醒了：他靜靜地躺在又硬又冷的鋪板上，張開着深陷的圓圓的眼睛，將一種異樣的眼光射到窗外的孤另另地脫盡葉子的棗樹去，想着他故鄉的柚子，甘蔗，蕃茄，無花果，和河裏的鯽魚，蝦蟆，土蛙，以及端午節的蓮子粽，中秋的桂花月餅，……凡是關於可食的東西他都一一的想到了。但僅靠這樣的空想，對於他的餓肚是沒有補益的；於是他又進一步想着那種種東西，一件件的放在牀前的棹上；並且棹子一張不夠用，添上了兩張，三張，至於房子裏都陳列得滿滿地了，這才揀其中所最好吃而且是素常最喜歡吃的，慢慢地放到嘴裏去，輕輕地嚼着，吞下……

『可氣！』然而他終於憤恨了。

在憤恨裏，他又看見到破舊的頂棚，棚上的紙一張一張地倒懸着，像要落到他身上似的；那三面紙壁，更是污穢透了，黃黃黑黑地滿着蒼蠅的糞和蚊子及臭蟲的血，而且其中還花花地寫着「和尚討親」，「小林王八蛋」等字樣，這也不知是那小孩子或成年人留下的紀念。「這真不是人住的地方！」於是他又想着。

這時候，明媚的陽光，從樹上，從屋簷，從窗格上照到他的床上來；同時，又從微風裏送來了一種清脆流利的歌聲。

「妹妹快起來……」

伯濤聽着，突然微笑了。他急急跳下床去，在破舊的書堆裏檢得了一張「蘇堤春曉」的畫片，跑出門外去了。

唱着歌的，是一個女孩子，她正在挂着書包，在靜靜的胡同裏獨自一跳一跳的走着，是上學去的。伯濤對於這個女孩子，在兩個月前，是非常的喜歡她，

常常把畫片給她玩，……可是現在他自己覺得和她也是很有隔閡的，而且更因為有了另一種緣故，使他躊躇着，羞慚的猶豫顯露在他的臉上，他暗暗地說：「這是我幹的事麼？無恥的卑劣！」但是那空空的餓肚裏，却有一種火樣的東西在作怪着，誘惑他，終逼迫他走到那女孩子面前，現出畫片，說：

「小萊，你看這張畫！」

「把給我，把給我！」她快樂極了。

「你那裏面是什麼東西呢？」伯濤指着她的書包。

「雞蛋糕。」

「把雞蛋糕給我……」他怯怯地說。

「好！」於是她歡喜地走了。

伯濤拿着這把畫片騙來的雞蛋糕，心裏難過極了，他想：「哼！騙了小孩子作早點吃的東西，是多麼無恥，卑劣！」一面却餓饞饞地吞下去了。可是

這小小的幾塊鷄蛋糕，在牙齒間，很不會有什麼感覺的便消化了，那空虛肚子祇是更大更大的空虛着，一種餓火也炎炎地狂熾得越厲害起來。他受着這樣的結果，真完全出他的意料了。當初，他以爲吃一點東西是比較沒有吃好些；誰知現在反被餓火更盛的熬着了。這時，在他憔悴的臉上，便現露着慘白的餓色，唇兒顫顫地動着，像感着冷意一般的全身抖索……

「餓死去吧！」他憤怒地默想。

女孩子的歌聲，已隱隱地失滅了；陽光溫柔地鋪在地上，行人漸漸地增多。「我已經做過無恥的事了！」於是他又想，「但這能算做什麼不幸呢？我竟成了這樣的一個人！這樣的……」接着他又恐懼地低聲說：「這是毫無疑義的，我今天一定會做一件事！只是一件……這一件……是毫無疑義的！」他茫然地抖索着走向街上去。

當他走到另一個胡同裏的時候，一隻又倏又肥的黑色哈巴狗，頸上的鈴兒叮

叮噹噹地，從門檻裏跳出來，向他哮哮地叫着，他又感到輕蔑的侮辱的悲憤了。

「人勢利，狗也勢利，這真是一個勢利的世界！」他想着，一面又慢慢地向前走。

小狗却緊緊地跟着他的脚後不住的叫着，使他終感到厭惡了，便拾起一塊磚頭，用力的打去。但磚頭却落在朱紅漆的大門上，發出碎的一聲，然而這意外的結果，他也有點得意；因為住在這個門裏的是富人，並且常常有一個穿青布大褂的廚子，把大塊大塊的豬肉，羊肉，和白嫩嫩剝了毛的鷄，鴨，以及其他貴重的食品，一筐一筐的挑進去，……這些，在他已經餓了兩天的眼睛看去，是一個絕對的仇敵了。

「哮吼……」小狗垂着尾巴在遠遠地望他叫着。

但他已把狗的事情忘却了，祇想着豬肉，羊肉，鷄，鴨，等等的味兒；接着又覺到肚裏的空虛，和腿腳的無力了。

「這怎麼辦呢？肚子！」他走向街上去，低頭想着。

秋風習習地吹到他的身上，他又抖索了。

「又餓又冷！……」

正在這時候一件硬硬的東西碰到他的懷裏來，並且很有力的叫出一種聲音：

「怎麼？」

他仰起頭去，這才看見一個十四五歲的飯館裏的小伙計，站在他身邊，眼睛充滿着厭惡和怒氣。

「你這個人怎麼啦？」小伙計又接着說：「你瞧！」指着落在污泥裏面的燒餅和油條。

「真是碰見鬼了！」他想。

小伙計便大聲地說：「賠我！」

「是你自己碰到我身上來，」

「那不成！不成！」

「人一窮了，什麼倒霉的事也都來了，」他想，便慢慢地走去了。

然而小伙計趕上前去，拖住他久已不洗的洋布大褂，叫道：「跑麼？哼！賠吧，五個油條五個燒餅！」

「滾你的！」伯濤終於憤怒了，用力的將小伙計推開去。於是他又慢慢的去了。

小伙計從地上爬起來，哭泣着，揀起粉碎的油條和污膩了的燒餅，一面罵道：

「你媽的！強盜！……」

「強盜！」很久了，這聲音還悠悠地流蕩在他的耳邊。

「強盜！」他自己也低聲地說着，而且覺得其中有許多意味，不同的生活的意味，便漸漸地在他疲憊的眼睛裏浮出一個森林，一個沒有人烟的森林，在那裏，幾十個弟兄們坐在草地上，飲酒，吃煙，有無數的金銀堆積着，豬羊鷄鴨更

不消說了，是隨思想殺多少就多少。並且，在一個朦朧的月夜，同着弟兄們埋伏在蒿茅深處，描摹那從這經過的尊嚴的所謂大人或闊人，拍的給他一槍，……於是，於是……

他已快樂得笑出來，無力再往下想那更快樂的事。

「強盜！」他祇是這樣極驕傲的得意地想着，一面不停的往前走，脚步確是雄壯多了。

一輛灰色的小車走過他的身旁，將車裏烤紅薯的氣味強烈地竄進他的鼻官，他眼前的幻景便消滅了。

「好香！」他想。

這時，他又覺到肚子的空虛了。

「我今天一定會做出一件事，」於是他又接着想：「只一件！一件……」

又有點憤怒了。

「就是這一件吧！就是這一件吧！」他決定的說，心頭又充滿着驕傲的得意，脚步便雄壯地快快地走去，是向着他原來的路。

不久，他回到自己的房子裏了，躺在床上，細細地想着將來的威武，慷慨，快樂，……便常常地笑出聲來。

「在家麼？」在他的笑聲地，突然在門外響着這聲音。

他曉得，這又是那個可憐的房東——孤獨的頭髮已灰白的老婦人要錢來了，

便答道：「進來吧！」

「今天有錢了吧，陳先生？」他祇站在門邊說。

「多着呢！」他非常的得意。

老婦人現出驚疑的神氣，却也帶點笑意說：「那就好了！……快先給我一點買麵去吧，肚裏正餓得難過呢。」

「我還得去拿。」他依樣非常的得意着。

「還得……」老婦人遲疑了一忽。「那，那就快些去吧。天爺爺，我的肚子可不能再餓了呢！」

「好！好！」伯濤得意的堅決的說，便跳下床去，很快地經過老婦人身邊，揚長地走出大門了。

「那個該死的騙子，窮光棍，還欠我三個月房租呢！」然而這個孤獨的老婦人終於在看見到伯濤留下的那幾本殘書時，便這樣憤恨的詛罵着。

中秋節

離開我的故鄉，到現在，已是足足的七個年頭了。在我十四歲至十八歲這四年裏面，是安安靜靜地過着平穩的學校生活，故每年一放暑假，便由天津而上海，而馬江，回到家裏去了。及到最近的這三年，時間是繫在我的脚跟，飄泊去，又飄泊來，總是在渺茫的生活裏尋覓着理想，不但沒有重覽故鄉的景物，便是弟妹們昔日的形容，在記憶裏也不甚清白了；像那不可再得的童時的情趣，更消失盡了！然而既往的夢却終難磨滅，故有時在孤寂的淒清的夜裏，受了某種景物的暗示，會常常想到故鄉，及故鄉的一切。

因為印像的關係，當我想起故鄉的時候，最使我覺得快樂而惆悵的便是中秋節了。

在閩侯縣的風俗，像這個中秋節，算是小孩子們一年最快樂裏的日子。差

不多較不貧窮的家裏，一到了八月初九，至遲也不過初十這一天，在大堂或客廳裏，便用了棹子或木板搭成梯子似的那階級，一層一層的鋪着極美觀的氈子，上面排滿着磁的，瓦的，泥的許許多多關於中國歷史上和傳說裏面的人物，以及細巧精緻的古董，玩具，——這種的名稱就叫做「排塔」。

說到塔，我又記起十年前的事了：那一年，在許多表姊妹表兄弟的家裏，都沒有我的那個塔高，大，和美了。這個塔，是我的外祖母買給我們的，她是定做下來，所以別人臨時都買不到：因此，這一個的中秋節，許多表姊妹表兄弟都到我家裏來，其中尤其是蒂表妹喜歡得厲害，她老是用她那一雙圓圓清徹的眼睛，瞧着塔上那個紅美蘆，現着不盡羨慕和愛惜的意思。

「老看幹麼？只是一個美蘆！」我的蓉弟是被大人們認為十五分淘氣的，他看見蒂表妹那樣呆呆地瞧着，便這樣說。

「我家裏也有呢！」她做出不屑的神氣。

「你家裏的沒有這個大，高，美！」

「還我栗子！都不同你好了！」 蒂表妹覺得自己的塔確是沒有這個好，便由羞成怒了。

在肚子裏，你能拿去麼？ 蓉弟歪着頭擡嘴說，「不同我好？你也還我『搬不倒』！」

於是這兩個便拌起嘴來了。

母親因為表姊妹兄弟聚在一處，年齡又都是在十歲左右，恐怕他們鬧事，故常常關心着。這時，她聽見蓉弟和蒂表妹爭執，便自己跑出來，解分了，但蒂表妹却依在母親身旁，默默地哭着。

「舅媽明年也照樣買一個給你，」母親安慰她。

「還要大！」 蒂表妹打斷母親的話，說着，便眼淚盈盈地笑了。

我因為一心祇想到北後街黃伯伯家裏去看鷺山，對於這個家裏的塔很是淡漠，

所以說：

「你如喜歡你就拿去好了，帶妹！」

她驚喜地望我笑着。

「是你一個人的麼？」然而蓉弟又不平了，「是大家的，想一個做人情，行麼？嚇！」

「行！」我用哥哥的口氣想壓住他。

「不行！」他反抗着。

母親又爲難了，她說：

「得啦！過節拌嘴要不得。我們趕快預備看鰲山去吧。」

「看鰲山？」蓉弟似乎很歡喜，把拌嘴的事情都忘却了。「大家都去麼？」

他接着問。

「拌嘴的不准去。」

「我祇是兜你玩的，誰和誰拌嘴？」蓉弟趕緊去拉蒂表妹的手。

「不同你好！」她還生氣着。

「同我好麼？」我問。

她沒有答應，便走過來，於是我們擽着手，到我的小書房裏面去了。

在表姊妹中，我曾用我的眼光去細細地評判，得到以下的結論：

黎表姊太老實，古板，沒有趣味；

芝表姊太滑頭，喜歡愚弄人，不真摯；

梅表妹什麼都好了，可惜頭上長滿癩瘡；

輝表妹真活潑，嬌憨，美麗，但年紀太小，合不來；

祇有蒂表妹……我沒有什麼可說了。

這時候我和她牽着手到書房裏，而且又在母親和蓉弟面前得她默默地承認同我好，心裏更充滿着榮幸的愉快了。我拿出許多私有的食品給她，要她吃，並

送她幾張關於耶穌的畫片。末了還應許她到西湖去，住在她家裏。她說：

「你同我好的麼？萱哥！」

「騙你就是癩狗！」

「怕舅舅和舅媽不准你去我家裏吧？」

「那不要緊！你說是姑媽要，還怕什麼？」

「那末你讀書呢？」

「念書？」這可使我躊躇了。因為那個舉人先生，討厭極了，一天到晚都不准我離開棹子，限定背三本幼學瓊林，唐詩，左傳句解，和念一本告子註，以及做一篇一百字的文章，默寫一篇四百字的小楷，模做一張四方格的大字，真使我連吃飯和上廁的時候都詛他；然而他依樣康健，依樣用兩寸多長的指甲抓他的脚，頭，耳朶，和哭喪着臉啞啞地哼着「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有時陸續來了，便團了一根祇捏放到鼻孔裏旋轉着，打着「汽，汽，」的噴

噠，將鼻涕濺散到棹子上，又拍一下板子說：

「念呀……」

他的臉……

「你怎麼不說話呢！」 蒂表妹突然推一下我的手腕，說。

「念書可就不好辦了！」 我皺着眉頭。

「不管他——鬼先生——不成麼？」

「不成。」

我們於是都沉默着。

經過了半點多鐘，表姊妹表兄弟們便跑進來了，嘻嘻哈哈地。現着極快樂的樣子。

「我們馬上就看鰲山去了！」 賓表哥說。

「你不去麼？蒂妹！」 黎表姊接着問。

「我不想去了。」 蒂表妹沒有說什麼，我便答道：「你們去好了。」

「又不是問你！」 蓉弟帶着不平諷刺的意思。

「不准你說話！」 我真有點生氣了。

幸得母親這時候走進來，她似乎還不曾聽見我和蓉弟的爭執，祇問我：

「萱兒！ 你在這裏做什麼？」

我搖一下頭，表示沒有做什麼事。

母親便接着說：

「看鰲山去吧。」

「我不去。」

「爲什麼呢？」

「不爲什麼。」

「那麼，」母親向着蒂表妹說，「你去吧。」

「我也不去。」 蒂表妹回答。

「也好。你們好好地玩，不要拌嘴。」

於是母親領着表姊妹兄弟們走了。

看鰲山，這是我在許多日以前便深深地記在心上的事；但現在既到了可看的時候，又不想去，自然是因為蒂表妹的緣故了。

「你真的不想去看鰲山麼？」 母親們都走去很久了，她又問。

「同你好，還看鰲山好麼？」

她笑了。

天色雖是到了薄暮時候，烏鴉和雁子一羣羣地旋飛着，陽光無力的照在樹杪，房子裏面很暗淡了，但我隔着書棹看着她的笑臉，却是非常的明媚，豔冶，海棠似的。

「祇是蒂表妹……我沒有什麼可說了。」 我又默默地想着在表姊妹們裏所

得的結論。我便走近她身邊去，將我的手給她。

「做什麼呢？」她看見我的手伸過去，便說。

「給你。」

「給我做什麼呢？」她又問。

「給你就是了。」我的手便放在她的手上。

「你真的同我好呀！」她低聲地說。

「誰說不是？」

「也學舅舅同舅媽那樣的好麼？」

「是吧？」我有點猶豫着。

「舅舅同舅媽全不拌嘴，這是媽告訴我的。」

「我們也全不拌嘴。」我接着說。

「這樣就是舅舅同舅媽那樣的好了。」

「那你還得給我親嘴。」

「親嘴做什麼呢？」

「你不是說我們像舅舅舅媽那樣的好麼？舅媽常常給舅舅親嘴的，我在

白天和夜裏都瞧見。」

「是真的麼？」

「騙你就算是癩狗！」

「那……那你就……」

「她斜過臉來，嘴唇便輕輕地吻上了。」

明透了的月亮，照在庭院裏，將花架旁邊的竹林，疏疏稀稀地映到玻璃窗上，有時因微風流蕩過去，竹影還搖動着。我和蒂表妹默默地挨着，低聲低聲地說着端午節的龍舟，西湖的彩船，和重九登高放紙鳶，以及賭紙蝦蟆，踢毽子……說到高興了，便都願意的，又輕輕地親一下嘴。

「你看！那是兩個還是一個？」當我們的臉兒偎着，她指那窗上的影兒，說。

「兩個。」我仰起頭去，回答她。

「是一個。」她又把我的臉兒偎近去。

「真是一個！」這時我的頭不仰起去了。

「好玩！……她快樂極了，將我的臉兒偎得緊緊地，眼睛斜睇着窗上。」

我們這樣有意思的玩着，大約只有一點多鐘，母親和表姊妹表兄弟們都回來了。蓉弟便自誇獎地在我和蒂表妹面前說：

「鰲山真好，好極了！龍吐水，還有……還有……噯！龍吐水！」

「黎表姊也快樂地說：」

「種田的，挖菜的，踏水車的，……全是活動的，真好看！」

「你喜歡看鰲山麼？」我偷偷地問蒂表妹。

她搖一下頭，又擽一下嘴；便也低聲地問我：「你呢？」

「我也不。」

不久，我們都到大天井裏，吃水菓，月餅，喝葡萄酒，並賞月去了。

母親伴着我們這一羣小孩子玩着，猜謎的猜謎，唱歌的唱歌；其中祇有蓉弟最貪吃，而且喝了三四杯酒，臉兒通紅了，眼睛呆呆地看人，一忽兒他便醉了，哭着。

「醉得好！」我和蒂表妹同樣的快樂着。

這樣的到露水很濃重的時候，母親才打發我們睡去。因為我的身體虛弱，雖是年紀已到十歲了，却還常常尿床，所以我的乳媽（其實早就沒有吃她的乳了）固執的不要我和蒂表妹在客廳裏睡，把我拖到她的房子裏去了。

「老狗子！」我恨恨地罵我的乳媽。

「好好地睡吧。不久天就會亮了，再玩去。」

「可惡的老狗子」我想着，便矇矓了。

第二天我醒來後，跑至客廳裏一看，帶表妹和其他的表姊妹表兄弟們通通回家去了。……

真的，自那一年到現在，轉瞬般已是十年的時間了，我從沒有再過個像那樣的中秋節，並且最近這三個中秋節還是在我不知月日的生活裏悄悄地渡過去。表兄弟們呢，早就爲了人類間的壁壘，隔絕着；表姊中有的已做過母親了，但表妹們總該有女孩子的吧。惟願她們不像我這樣的已走到秋天的路上！至於那個塔，是否還安放在樓上的木箱裏，每年在八月初旬由小姊妹們拿出排在大堂上最高的層級上，也不可了。送這個塔給我們的外祖母還康健着麼？故鄉的一切却真是值得眷念的事！

聖徒

窗子外面，天漸漸地黑下來。每家屋頂的煙囪也吐完了煙絲了；這可以證明在這個村落裏面的人們，已做完了他們日間所應做的事，吃完晚飯了。據他們的遺傳的習慣，生活是有規則的，因此一到了入夜，空間便靜寂了，似乎一切的東西都像人那樣的安安靜靜地休息着。要不是在每個的窗口，模糊地閃爍着一點燈光，幾乎這一個將近三百家的村落，成爲黑暗裏面的一片曠野了。

因爲時候是深秋，較有錢的人家都燃上了火盆。

在退職的縣長的家裏，自然，爲了聲譽和門第的緣故，他們的火盆更是很早便燃着，很雄盛的燃着。圍着這樣暖和的火盆，他們依着家裏的禮教，除了縣長母親有時輕輕聲地自語，和縣長的幼兒的啾呀之外，大家都像沉思一般，將手放在火盆上面，靜默着。

說到縣長的母親，她是做過七旬大壽的人了，雖說額頭上面已起了不少的縐紋，眼睛深陷着，牙齒也很有掉落了，但說起話來，却使人想到她的康健，和她自年青時便有的一種怪脾氣：自信和堅決。因此，某一種的事情在她看來假使是認爲對的，便絕對的沒有錯了。她說的話，做的事，這不消說，是更不容人非議的。所以，她的兒子，媳婦，以及長工們，在她解釋着事物的時候，大家都像負了什麼重載，必須小心地靜聽着，連呼吸也不敢自然和用力了。否則，無論是哪個有了何種的動作，她會認爲這是不服從她的意見，辜負她的善心，那麼她就發氣了，並且這種氣會使安樂的家庭變成恐懼，歎息和擾亂了。

但是，使她生氣的這個人，只要在她的面前認了錯，說一聲「饒恕我吧」，她當時就用那極慈愛的眼睛望着，極溫和地說：

「願天父賜你福音，和平同你們在一塊兒！」

於是一切的事情都歸平靜了。

因了她這種不可動搖的固執，和基督教的一種信念，凡是她家裏的人，每一個都會經忍怒着跪在她的脚前，聽她這樣的話：

「我用聖父聖子和聖神的名義給你行洗禮！ 阿門！」

當水從她的手裏洒下來，他們却永遠記着這是一種侮辱。 但他們爲了沒有力量去抵抗或躲避她的威權，終於記着她預先告訴他們的話，回答說：

「我愛基督！ 我看見了光明！」

這樣，她，她覺得至少在她自己的家裏，已盡了基督命令她所做的一點職務。 因此，這一個家裏，在吃飯之前和吃完了飯的時候，所有的人都低下頭，閉起眼睛，默默地同聲的祈禱：

「基督的僕人，……：感謝天父！」

同時，在其餘人的心裏，自然，是充滿着苦悶，忍辱和詛罵了。

這一夜，照例的做完了這樣的祈禱，大家便圍到火盆來，坐着，都不說話，

好像各人有各人的心事，在那兒默默地思想着。

空間的靜寂，可以聽見火盆裏面木炭爆裂的聲音。

直到她的第二個兒子，縣長的弟弟，從門外走進堂屋來，大家的身體才搖動了，並且發生一種低微的互相問話的聲音。

可是縣長的弟弟却帶着憂鬱，用癡呆的眼光向大家望着。

「你從那裏來？」縣長問，似乎他有一點懷疑了。

「從祠堂裏。」

「做什麼事呢？」

「開會。」

因為他是防匪緊急事務會的會長，所以大家聽到他的答語，便現出驚恐的神色。

他就接下說：

「會是開過了，告急的呈文也送走了，練勇們也通知了，然而事情還是很危險！」

大家都靜靜地聽。

「究竟有好多土匪？他們現在到了那裏呢？」縣長問。

「據說有三千多人，並且把蜈蚣山那面的官兵打敗了，現在已到了靖樹浦……」

「靖樹浦！」縣長太太恐懼地低聲說。

「如果不分晝夜，那麼，他們至遲在明天下午便到我們這裏了！」

「明天下午？」縣長躊躇着。

可是縣長的母親，這位年過七十的老太太，在大家感着不幸消息的恐懼裏面，却單獨的溫和地說：

「憑神降福！……基督的僕人！……和平同我們在一塊兒！」

在這時，長工引着幾個練勇的頭目進來，他們帶着武器，說是所有應做的情都預備了，請會長給一個口號。

「飛龍！」

於是他們重新拿緊他們的武器，脚步很有力的走開了。

「怎麼，今夜就戒嚴了麼？」

「有備無患，早一點總是好的！」

「不要緊吧？不要緊吧？」縣長太太斷斷續續地問。

然而沒有一個人答應她。他們——縣長和他的弟弟，都低頭看着火盆裏面的火苗，各有一種沉重的憂愁佈在臉上。

老太太還是無憂無慮地做着她的祈禱：

「和平同我們在一塊兒！」

在外面，空間便擾亂了。那尖銳的喇叭聲音從土堡上響起來，同時便有許

多吶喊，和許多不同的武器敲打的聲音。火把的光把所有睡着的鳥兒從樹上驚醒，牠們迷茫地鼓動着翅膀，向無窮的夜色裏狂飛着。因爲突然失了平常的安靜，這種騷亂便也影響到所有的獸類了：狗首先沒有目的的亂叫；牛似乎發了狂，拚命的用牠的角去抵觸木柵，慘厲的哼；……總之，一切的東西在這時都變態了，便是固定地面上立着的屋子，也似乎在空間顫動。

聽着這樣異常的紛糾，睡在縣長太太懷抱裏的小孩子，哭起來了，這種聲音便參加到外面的那種擾亂。

「不要緊吧？」縣長太太又問，一面輕輕地拍着小孩子。

縣長從火光裏抬起頭去，臉色更憂愁了，歎息地說：

「我們的不幸！」

「總要想一個法子呀！」他的太太緊接着說，帶些求憐的意思。

「有什麼法子呢？」

他的弟弟也抬起了頭，看着哥哥和嫂嫂。

「除了棄掉這個地方，還有什麼法子呢？」

「那也……」

但是老太太轉過臉來，打斷他們的話；她很安靜地，又帶着責罰的口吻說，

「你們！說的是什麼話？爲什麼你們忘記了祈禱呢？」大家都不敢再說了。

於是老太太閉起眼睛，又做着她的祈禱：

「我們過的是快樂日子，光明是充滿在我們的周圍，阿門！」

接着，她又做了一個十字架的記號，向她的兒子們祝福：

「憑神降福！基督的僕人！救世主賜給你們榮幸！和平同你們在一塊

兒！」

她並且默默地自語着許多關於基督信念的話。

然而縣長却實在焦灼了，他悄悄地問他的弟弟：

「沒有別的較好的法子麼？」

「我也希望能得到這個！」

圍着已經熄了火的火盆，在靜默的憂愁和恐懼裏面，不久天就從東方開展來灰白色，窗口漸漸地發亮了。這時，他們突然覺得疲乏很重地壓在身上，便各自走開，休息去了。

「上帝的忠僕！……感謝天父！」走到床邊，老太太還撐持着倦態，作了祈禱。

可是在她剛剛睡到酣處的時候，她的心突然跳起來，模糊地聽見一種急迫的呼喊：

「媽！媽！」

於是她驚醒了，很慢地張開她那睡眠未足的眼睛。

「快過去！快過去！」

看清了站在床前的人，她便問道：

「又鬧什麼亂子呢？」

「土匪！」縣長用驚慌的聲音回答她。

「又是說土匪！」她現出不耐煩的神氣。「你們走開吧，我還要睡啦。」

她的眼睛便瞓上了。

「土匪，他們隔我們這裏只有三十里路了！」

「那怕什麼呢？」她的聲音還帶着不耐煩。

「不，不是這樣的！」縣長解釋說：「媽！你要曉得，他們一來，我們全村的人都要給殺掉了！」

「我有我的信仰！」

作了十字架的記號，她又極虔誠地祈禱起來了。

「憑神降福……」

這時候，外面更紛亂了：人聲和各種獸物的叫喊混合着，變成了一種異樣悲哀慘厲的擾亂，強烈地流蕩在空間。因為在這種擾亂裏面，他們很久沒有聽見喇叭的聲音了，便愈覺得事體的不妙，不禁的顫抖起來。

「怎麼，練勇們不吹號筒了麼？」縣長問，聲音已有點戰慄了。」

「真是的……」他的弟弟回答。

於是他們很用心的靜靜地聽了一忽，便同樣駭怕起來，臉色漸漸地蒼白了。

「這，這是土匪來了！」他們措亂的喊。

「憑神降福！」……然而老太太還安靜地祈禱着。

「快逃走吧，媽！」

「不要管他們！我有信仰：基督會給我們榮幸！上帝永沒有拿罪禍給他所愛的人！……」接着她又默默地祈禱了：

「憑神降福！……」

外面却更加擾亂了，充滿着叫號和哭泣，並且連續地響起了鎗聲……

縣長和他的妻子，弟弟，他們便分外地焦灼起來，驚慌地彼此望着，終於他們跪下去了，悽慘地懇求說：

「可憐你的小孫子吧，媽！如果再遲點，就來不及了！」

「我有信仰，」老太太依然像祈禱一般的說：「上帝會給我們福音！」

因為形勢愈緊迫了，他們沒有另外法子，只得用強力把這個聖徒從床上拉起來，大家擁護着，向後門逃走了。

然而祇走到第二進的迴廊邊，約有五十個的土匪便已打進了後門，奔竄到第三進堂屋的天井上，向着他們跑來。

在凶猛的呼叫和鎗聲響着的一刻中，他們便失散了。

殘殺和掠毀在這個村落留下了紀念，這是事情發生後的第三天了。在淡漠的陽光怯怯地從樹梢爬下來，照着滿地的遺骸，凝結的血：和木瓦的餘燼，器具的殘留，以及許許多多不堪入目的景象的時候，縣長也同其他僥倖的人一樣，從稻草堆裏爬出來，麻木的脚用着力，却還顫抖地一步一步的跛着，走到他自己的焚了一半的屋子。

他沒有哭泣，也沒有歎氣，只是臉色像死人那樣的晦澀，兩眼無光的發着怔，像將要餓斃的鷹般向四處探望。

「你是完了！」在一根焚成炭的木柱旁邊，他首先發見了他的妻子。

「你也完了！」他想因為在他妻子的腿下，他又發現燒焦了臉的他的小孩。以後，在瓦堆和板塊裏面，他的母親——那個固執的信仰着基督的聖徒，也發現了。在這個時候，他的弟弟突然來到，彼此慘然默默地對看着，這樣怔愣了很久，於是從乾涸的眼池裏面，流下連貫的淚珠了。

「基督的僕人……感謝天父！」

帶着悲哀憤恨的一種歎息，便從他們滿着眼淚的唇邊吐了出來。

律師

殘短還燃着的雪茄煙，從律師肥嫩的手指間落到痰盂裏，發出像麻雀被野貓抓住那樣的叫了一聲，這房子裏面的空氣確是安靜極了。律師這時正收完王大爺送來一大匹勝訟費，坐在辦公室的一張搖椅上，側着頭，遙遠的沉思着。因為陽光明照在玻璃窗的白色窗幔上，律師的頭髮放出了油油的亮光，臉色越顯得愉快而且丰采，嘴角和眼邊確是分外的充滿着笑意了。

「真不錯！」他低聲地自語着。

另一枝雪茄烟，又在律師的紅潤的唇兒上慢慢地縮短了。他吐着灰白色縹渺的烟絲，一面不停地搖着交叉的腿兒……

「該到法國去！」律師的眼睛是凝睇在壁上那赤裸裸的西洋女人的照片。於是他又接着想下去：

「這古舊的中國真枯燥！袖子雖然改得短了，可是裙子又拖長；領子雖然改得杏仁式，可是又纏住印度紗和白色或水紅色的紡綢圍巾；總之，像那樣——那樣……」想到這裏，律師在懊惱和感慨中突然顯出格外快樂的笑了。他似乎還要保持着這種笑的快樂往下想，但正在這時候，門兒輕輕地被推開了，進來一個和律師年齡彷彿，也將頭髮梳得光到和窗上的陽光互映，低聲的怯怯地叫了一聲「老爺！」

「什麼？」律師不免還裝出平常半怒聲的老爺腔。

「來了客。」

「又是什麼客，告訴他，說我不在家！」

「她一定要見老爺！這就是她的名片。」

律師接過名片一看，他臉上雖不像剛才那樣滿着快樂的笑，可是不耐煩的神情却是消滅了，現着一種狐疑的思索。

「什麼樣客？」律師故意的問。

「是堂客；老爺！」

這答話，律師却不曾去聽，他的眼睛是呆呆地望着名片上面「楊孫綬雲」和「浙江紹興」以及「省立第一……」字樣。於是在記憶裏還模糊地存在着的那童時的一種印象，又浮現到他的眼前來：他很清楚地看見那「縣立第二高等小學」的牌板，和藍色的校門，以及苗條的柳樹排列在教室兩旁，和那操場附近的各色野花，香藤，向日葵，夜來香，……一個梳着兩條辮子的姑娘，她那明媚眼睛，薄薄紅潤的嘴唇，仄小的脚，聰敏的玲瓏的神態，並且因打輸了皮球而生氣的樣子，……此外，還有一次他替她爭了一個男同學欺侮她的氣，她那樣又羞怯又嬌憨地望着他，現着帶有愛意的深沉的感激，像鶯聲般又清脆又溫柔地低低說道，「你同我到我家裏玩去，好麼？」他的臉上飛滿了豔冶的玫瑰花的艷色。……

律師這樣的更明顯更明顯地閃演着童時的許多關於這位楊孫綬雲的憧憬，眼

睛呆呆怔怔地，臉色沉默着。雪茄煙的煙絲裊裊地從他的唇上飄散到空氣裏，煙灰落滿了淡青色的袍子上面。

年青的僕人帶着驚疑和受窘的神氣站着。

「老爺！」他終於不能忍耐的怯怯地叫了。

「呵！……」律師從回憶中覺悟來，遲疑了一忽，便匆忙地往外走去。

在客廳的門邊，律師看見一個似曾相識的濃妝的豔媚的少婦，她從沙發上很快的——但又是那樣的懶懶地站起來，很溫柔的微笑。

「孫先生曾進過第二高等小學吧？」律師還沒有寒暄，便這樣冒昧的問。

「進過。」

「那麼……我們還是小同學……」律師又快樂地笑了。

少婦微笑着，在笑意裏默默地表示承認律師所說的話。

「不曉得孫先生今天有什麼見教？」經過頗久的寒暄，律師才正經的詢問。

「我今天，」少婦羞怯着，低低地說。「要藉重吳先生解決我一件事。」她的臉上更顯得紅潤了。

律師含笑的靜靜地聽。

「只要我能夠，自當盡力。」他趕緊表示了願意。

「關於這件事，別的全不成問題了，祇是那——那，那款的問題。」

「其實呢，」少婦又接着說，「便是款，也祇是在數目——而且祇是一萬和八千——的問題了。——可是他非常倔強，無禮，說出全不重視法律和道德的話，他以爲他自己是科長，有勢力，欺侮我，壓迫我，都不要緊，甚至以爲我受了這些委屈，這些虐待都得忍着，不敢怎的；——要不是因爲這樣，這種的野蠻太使人難堪，那我也不至決心在法庭起訴了！」

少婦輕輕地吐了一口氣。

「那末，這樣，你們是絕對的決裂了。」律師的心裏已明白了一切。

「是的；吳先生！像他那樣，那樣的明兩個，暗又兩個兩個的，整月都不見影子的人，……噢！決裂，當然是絕對的！我很決心而且深信永遠都有這樣的決心！」

「這歸民事訴訟，……」律師像自語一般的說。

「自然咧，這不過是賠償款的問題。」

律師又燃上新的一枝雪茄煙，慢慢地吸着，含笑地尋思了片刻。

「你能告訴我一點你們的歷史麼？」他現着分外尊重的樣子說。

「歷史？」少婦躊躇了一下，便說：「那可以。我和他……」然而她又噤住。

「請你想我這樣不得已的冒昧，」律師放下雪茄煙，望着少婦。「我要而且這是起訴必須的——問孫先生一句：可曾有少爺或小姐？」少婦羞怯地搖一下頭。

「這樣好的女人也捨得離婚？真蠢！真蠢！」律師似乎帶點醉意，而且是完全在這醉意裏想着。

於是又經過了一會兒，律師才自信的負責的說：

「好了！這都交給我吧！這件事，像這件，我敢擔保能得到勝利的！」他得意地望着少婦。

「只要吳先生費點神，有什麼不可做到呢？我也不道謝了，我們……我們是小同學！」少婦斜睨着，溫柔的多情的斜睨着。

她放下一張履歷書，便帶微笑走了。

這一夜，律師本備好了新製的藍花緞袍子，黑色團鶴馬褂，和臉刮得不剩一根毛鬍子在領巴上，并且定下了包箱和約好了朋友，到慶樂園聽花翠芬唱小放牛；但因爲這麼一來，只覺得那樣抖着嗓子叫好，忍着熱痛鼓掌，這種瘋一般的捧角，是無意識而且可笑的，再優不過的傻子幹的傻事了。便是那花翠芬在掌

聲和喊聲裏那樣特意的瞷來的眼波，在這時，他也覺得是卑賤，討厭的！總之，凡是他平素所認為美的全變成醜的了，可愛的全覺得是討厭的了；他祇是虔誠而且慎重地，微笑却又不安地默想着日間突來的那少婦的恣態，言語，微笑，和她的含羞不語的神情，媚眼，深深的嘴角，紅而薄的唇兒，纖小可愛的脚，：

……

律師反覆的想着，輾轉在床上。

秋夜的風，輕輕地飄過瓦端，空院裏便落下了樹葉，沙沙地響着。這種聲音，在平常，躺到床上就會打起鼾來的律師，是不易聽到的；然而這一夜他却領略得很深切，並且他覺得如果不是這樹葉子還在作聲，他的心境恐怕更要寂寞了。

「……有什麼不可做到呢？」律師細嚼着少婦臨去時說的這句話；他還繼續地想下去：「那話裏所蘊蓄的自是很明顯，就是說，「有志事竟成！」那，那，

……哈哈！」他終於得意的笑出聲來了。

「怎麼？發夢魅麼？」睡在床裏邊的他的夫人，被他的笑聲驚醒了，這樣問。

律師不睬她。

「你做了什麼夢麼？」她又問一句。

「沒有。」律師懶懶地回答。

「好生地睡吧，不早了。」她溫柔地將手腕放到律師身上。

「睡開些！」律師却將身子偏開去。

「你身體不好麼？」她突受這意外的嫌惡，反有點不安心。

「沒有。」

「有什麼事情吧？」

「沒有。」

「那麼爲什麼這樣的睡不着呢？」

律師又不睬她。

於是，他又想着少婦的一切，到那喇叭的聲音隱隱地傳來時，才混混地睡去。但不久他又醒來了；這一天，他獨自在辦公室裏翻看『法律大全』，『民事概論』，和『離婚要覽』，以及許多凡是關於這類的書籍，直到夜半才草好了稿，並且極細心的研究着，又添改了幾遍，於是才躺到沙發上，閉着眼睛作那關於少婦的種種幻想。……

在訴訟期中，少婦每天都到律師這辦公室裏來，而且是一次比一次的時間耽擱得更長久，最後的兩次是在深夜裏，律師才匆匆忙忙又難捨地送她出去……這樣的，不久，律師的足跡便漸漸地離開這辦公室了，至外面寄來的文件疊疊地堆滿了律師的辦公棹上。

「大律師吳天炳失蹤！」報紙上用三號字登了這新聞。

凡是律師的親友受了律師夫人的委託都徬徨地想盡法子的尋找。

在深夜裏，律師的夫人還是不安眠的焦灼着，而且半疑慮，半妬恨地流着眼

淚。

一對度蜜月去的人兒

在中國，要是感化於歐洲文明的新人物從自由戀愛而結婚，那末，他們倆的蜜月生活，其地點差不多都選擇在杭州的西湖了。這自然是因為中國的境域裏面沒有別的地方比這個更好的——或說是更適宜於這種人之情懷的緣故。所以，這一對從北京度蜜月去的人兒，雖然他們倆都不願因循別人的前例，曾想獨開一條新的途徑，但經過了幾次商量，兩個人終於異口同聲的說：『還是到西湖去吧。』這自然是因為時間的經濟和旅途方便的緣故了；否則，要是他們倆願意到日本或是義大利去，都是很可能的。可是在國內，而這樣的一個地點，那頗費他們倆的躊躇了。

決定了這個地點問題的當天，正是他們倆各自忙着第二天行結婚禮的那時候，兩個人坐上一輛馬車了，從景山東街到琉璃廠去，在商務印書館買了一本西

湖遊覽指南，和一冊西湖風景畫片，……並且在回來的路上，他們倆又同時想起了還須要一幅西湖全圖，於是馬車已走到了天安門，又折向東安市場去了。回家後，還不會脫去帽子和解開斗篷，兩個人就坐在軟軟的沙發上，打開這些東西，頭髮挨着頭髮，慢慢地看着；有時彼此白起眼珠，相對的笑了。

「我們倆要在飛來峯上照個相。」在看着畫冊時，她忽然歡悅的說。他聽見了，便用同意的柔和的聲音回答：「當然。」

關於這種就要結婚的人兒摩着臉頰看他們倆度蜜月地點的心情，似乎用盡了字典上的名詞，還不能形容得確切；但可以攏統的這樣說：他們倆的時間，從太陽正中至於夜色濃厚，是完全不經意的用在這個上面了。這一夜，雖說是躺在異樣的床上，但兩個人却做起同樣的夢了。第一，很美麗地展在他們倆眼前的，是將行婚禮和正行着婚禮時的情形，和他們倆自己的心的變化。譬如主婚人是怎樣帶着教訓和勉勵的意思說着讚詞，證婚人怎樣用歡愉的聲音讀着證書，

證禮人怎樣尊嚴地高誦着禮節，和爲償相，男償相，是怎樣互相地交換了他們倆的信物——戒指，以及……凡是極華麗的婚禮所有的程序，他們倆都會毫無遺忘的細細地想到了。在其中，最使他們倆想着而覺得心兒特別醉迷迷的，便是在行禮時可不可用眼光偷看的這個猶疑了。其次，那自然要歸到照相這上面了。

他們倆想着應該用怎樣的態度，使這個唯一的永遠紀念品更美麗：這譬如眼睛是直向前面張開還是低向腳頭瞧着？臉兒是挨近些好還是端莊些好？……此外，他們倆還想到脚步勻整地走進那又華美，又精緻，又充滿着溫柔和歡樂之空氣的新房子——此謂愛情之巢去，當並肩坐到墊有鵝絨腰枕的沙發上，彼此的手兒握着，心兒跳着，眼光帶點羞澀的看着，第一句說出來的是什麼話呢？……凡此種種都很緊要的在他們倆的思想裏慎重地考量了。

「幸福是爲我們倆……」

等到因了某種感覺而輕聲地說出這樣話時，關於這婚禮的問題才稍稍地算是

平靜了。

但接着而起的，並且更複雜，更遼遠，更使他們倆費神去思想的一個夢，又很美麗地展在他們倆的眼前了：這是想着度蜜月到西湖去的事。因為他們倆在白天已看了關於西湖遊歷的書畫，和兩個人會細心地去領會，去觀察，以及思慕和談論到了該處之後的各種歡樂；所以，雖然西湖的一切現象在他們倆的心中還難免是很飄渺的，但思想起來却已有了根據了。於是他們倆覺得一對美人兒，悄悄地緩步在三潭印月裏的竹徑上，低語着，是他們倆自己。乘一隻小小的畫舫歌唱於湖心，是他們倆自己。清風飄來了一陣荷香，使得心兒更加濃郁的，也是他們倆自己。總而言之，宇宙間所有歡樂的事，發生在這個西湖的，我們倆都把它放到自己的身上了。並且，在這個從北京到杭州去的旅途上，他們倆也極力的想着許多歡樂，好像明媚的春光，清脆的鳥語，燦爛的花枝，一切人間所罕有的幸福，都將為他們倆而開展了。

前途充滿着光明——像這一句輝煌的話，假如拿去形容他們倆那時候的思
想，却就變成很枯澀了。

所以在解下水紅色的輕紗，在行過婚禮之後的晚上，他們倆又開始這樣的談
話了：

「明天和以後的事情我都想得周到了。你呢？」

「我也和你一樣。」

「我想明天再去買兩件隨身的東西，後天就可動身了。」

「我也想到了，和你一樣。」

於是第二天的清早——其實太陽的光已斜斜地映到窗外的丁香樹上，女僕已
把早點代吃了，就午飯也已頗久的等待着主人。——他們倆很興奮但又很疲乏地
從床上起來，洗漱了，修飾了，便坐上馬車到王府井大街去，在福隆洋行買了兩
個小小的手提「百寶廂」，是極上等的皮製的，一個腰圓形和一個長方形。像

這樣的廂子，是專專預備給爲歡樂而旅行的人們；關於男的，那裏面有日記本，自來水筆，鏡子，括鬚鬚的保險刀，刷子，香皂，……等等。而女的，便更富裕了，除了那些應有的物件，而保險刀不算外，又添了撲粉，香水，胭脂，壓髮針，畫眼睛和眉毛的黑炭，……凡是女人平常的裝飾品，全齊齊整整的安排着。等到回了家，把這兩個提廂平平地放到鋪着印度呢氈子的棹上，重新打開，重新一件一件的拿起，放下，有時試一試，或是……在他們倆的眼底，這些玲瓏精緻的小東西便越覺得可愛了。最後，他們倆把二張三寸長的合影放到每個裏面的夾袋中去，兩個人不自禁地用力的擁抱着了。

「用具的完備也像我們倆的美滿！」

雖然他們倆曾細膩地顧慮着還有什麼須要的東西，但想了又想，終於默默歡歡地說出以上的那句話。

於是又極甜蜜極愉快地度過了一夜，當天色漸漸地黎明，他們倆度蜜月去的

生活就開始了。

那時候女僕因恐怕主人睡熟，誤了時候，便輕輕聲地叩着門兒。

「曉得咧。」

然而他們倆已經起來很久了。

將一細鋪蓋，兩隻衣箱，在馬車的頂上安頓妥貼了，車夫勒緊了一下韁繩，白色的馬便伸動那雄壯的四腿，跑開了，於是這一對度蜜月去的人兒，用他們倆同樣的愉快，告別那間曾如醉般睡過兩夜的新房，以及爲他們倆讚頌而快樂的那些僕人們。

「希望的苦蕾開放了！」

兩個人時時這樣低語。

因爲買的是頭等車票，所以無論在三等的售票門口，擁擠着怎樣多的人，怎樣的吵嚷，而他們倆已安安逸逸地走進月臺，坐在特別安置着沙發的車廂裏面

了。

在這樣專爲官僚貴族富人們設備的車廂，客本不多，常常一個人便可佔有一間房子的，因此他們倆也照樣。雖說那裏面的地方很寬敞，假使把身子躺下去也是很富餘的，可是他們倆却緊緊地挨着，好像思睡的人那樣的軟弱，無力，或說是和遇見了什麼可怕的事情而彼此倚侍的情形一樣。幾乎兩個臉兒變成一塊了。有時，他們倆無意中在鏡子裏發現了有個臉兒貼着玻璃窗向裏面偷看，甚至有一次見得很清楚，那是一個衣服似乎很闊綽，也像某部的司長或參事模樣，帶着希奇和羨慕的神氣，用黃皮的手指頭捏着八字鬍子，眼光遲笨地向着裏面

……

『不管他！』

他們倆却始終抱着這種主義。

不久，又似悲壯又似激昂的叫了三聲汽笛，車輪便轉動了。

在經過的路上，當火車停在某個村鎮的站上時，雖說上下的客，小買賣，叫花子，大家吵鬧成一團，但他們倆還是安安靜靜地緊緊地挨着，無語地微笑，以及做着一對愛人兒常做的種種愛的表示。可是有一個時候却像沉思，並且靜默得很長久，兩個身體都似乎失了自動力那樣的隨着火車震動和顛擺了。到後來他疑惑她是疲倦了，便低聲的問她：

「你想睡麼？」

「在幸福裏永遠是興奮的。」她仰起頭，回答。

「那末你又想——」

「但是我不能告訴你，因為那是太歡樂了。」

「不告訴我也曉得。」

「你說！」

「西湖……」

突然的擁抱和接吻，經過了這樣，他們倆便又安靜下去，各自悄悄地想着西湖——無限歡樂等待着他們倆的西湖了。清白地沉醉在這種幸福的理想中，不自覺間火車已抵天津了。他們倆因為買的是聯票，所以任那一種擾亂過後，另一個火車頭又拉着他們倆走了。

她是四川人，是乘京漢車來到北京的，不會走過津浦路，因此他很想告訴她關於他所經歷的故事，和何時可以到何地，以及秦山在晨霧裏面是怎樣的美……可是她用另外一種情緒來告訴他。

她柔聲的說：

「我極願意聽你這樣講白話，但我更喜歡的却是悄悄默默地聽你心兒的跳動。」他好像發了狂，興奮地張開手臂，把她的全個臉兒抱在胸前了，並且用着力，嘴唇吻着頭髮。

等到她的眼睛對望着他，把手兒摸着頭髮，她才喘過氣，含嗔的說：

「你看，把人家的頭髮弄得膠濕……」

於是她打開百寶箱，把小小精緻的梳子慢慢地理好了頭髮，便在日記本上寫了幾個字，並且遞過去給他看。

他便輕輕聲地念出來了：

不要放肆呀，茜！

得小心鏡裏的人兒呵。

「不怕醜！」她似乎帶點傲慢嘲笑他。

但是他也打開百寶箱，把日記本拿出，便在那上面寫道——

眼光在無意中遇合着，

又都默默微笑了！

「給你吧。」他把日記本給她，同時和那枝深深地吻過的自來水筆。

她也照樣，把自己的筆兒深深地放到嘴裏去，似乎用舌尖尖舐着，然後從薄

薄紅潤的唇兒邊拿出來，含着羞答地送給他。

他不曾說話，但又照樣的送了過去……兩個人這樣無聲無息的玩着，於是天漸漸地黑了，茶房送着晚餐進來，電燈也隨着明亮。

這一夜，雖然火車上面的設備，縱是頭等的車廂，都遠不及自己新房那樣的又華麗，又藝術，又妥貼，但他們倆因了歡樂和幸福，也就很甜蜜地，並且近於忘我地睡着，和前兩夜一樣。

自然咧，在愛情熱烈的懷抱裏，無論是車輪的輾軋，汽笛的鳴叫，人聲的嘈嗽，……任何一種的聲音對於他們倆都失去擾亂的力量了。這樣，他們倆便無夢地睡到第二天的清晨。

「明天這個時候就要到上海了。」他看見她也醒了，便說。

後天這個時候必定到西湖了……」她回答，尋思一下，臉上又飛起一陣可

愛的紅潮。

他見着，便急急鼓起嘴唇……可是她躲開了，並且用手兒遮掩着，眼光却閃起一種明媚。

「給我吧！」

「不！」

但她又把舌尖放在唇邊活動着，故意的作着誘惑……

其實，到結果，兩個人又給愛情留下紀念，同時瘋狂地擁抱和瘋狂地接吻起來了。

等到陽光射到床上來，覺得不能再躺了，他才替她扣好襯衣，穿上長袍，鞋子，……像女婢一樣的伏侍她，種種的事情都做妥貼了，自己也隨着去穿衣。

在盥漱的時候，她故意用命令的口吻叫他來捲袖口，他含笑地照辦了，並且打開她的百寶箱，取出各種化妝品，爲她預備。接着，他把撲粉在她的臉上，頸上，胸脯上，輕輕地拍起來，又把胭脂在她的唇上畫了畫，最後還把香水灑滿

她的衣衫。

「你看，」她指着鏡子說，「真是一個遍天下尋不到的奴隸！」

他故意的發怒了：「什麼！這是你說的話麼？」

「你生來就是——」

「你還敢說？」

她得意地笑了，任他在她的酒窩窩上吻了一個長吻，這樣小小的玩意兒的風波便平息了。

於是她也打開他的百寶箱，把刮鬚的保險刀拿出來，安配好了，便笑着說：

「來，我替你刮一刮。」一面把刷子調和着香胰子。

「我臉上沒有鬚鬚。」他拒絕她。

「讓我試一試不好麼？」

「我害怕……」

「不要緊，」她說，刷子便向他的唇邊刷去，白的胰子沫却胡亂地塗滿了臉上。

「危險！」他的頭在她的手下開始掙扎了。「像這樣，我可不敢來。」

「不要緊……」她依樣想動手。

「得了！你看那鏡子，我簡直成爲戲台上的丑角了。」

鏡子裏面的影子確是很滑稽，她看見了，便笑得彎起腰兒，無力地伏到沙發上去；刷子落到地上。

「小心那刀子！」他趕急的喊，因爲保險刀還拿在她手裏。

她還在笑。

「真胡鬧得沒有樣子！」他咕噥着。

她便站起來，笑態盈盈地，從臉盆裏絞乾了手巾，說：

「陪你這個吧。」

接着，午餐便送進來了。

因為他突然嗅見了一股氣味，便皺一下眉頭，低聲地告訴她：

我嗅見了一種氣味，怪不好的，似乎是茶房剛纔帶進來的。」

關於這一點，她完全同意了。因此，在那個茶房進來收拾又盤的時候，他們倆便注意他。

「的確是。」他說。

「並且還像有病……你看他的眼睛全紅了。」

然而這樣的小事，在他們倆幸福的生活裏面，隨着也就忘却了。

用過午餐，他們倆又緊緊地挨着，悄悄默默地思想着西湖，和到了西湖以後關於他們倆的一切。所以，他們倆有時竟因想像所得的快樂而忘形了，夢囈一般的說着許多含情的，甜蜜的，或是近於所謂肉麻的話。並且，常常受了某種

事物的暗示，又做出異樣的動作。譬如想着在冷泉裏面洗腳的時候，她的腳兒便在地上舞擺起來；想着在蘇堤上競走的時候，他便快樂地嚷道：「呵，我跑贏了，」凡此種種，假使給旁的人看見了這樣舉動，大約要嘲笑地說他們倆發了瘋病了。

其次，也會在那個時間裏面留下痕跡的，便是他從百寶箱的夾袋中取出他們倆的合影，並且在那上面題了一首詩；因此，他們倆又經過了一種值得紀念的狂吻和擁抱了。

這一個下午，在不知覺間，他們倆又悄悄地度了過去。

於是天又依舊的漸漸地黑下來，電燈也明亮了，茶房又知禮的輕輕聲地叩了兩下門兒，把晚餐送進來。這一個送進來的茶房很年輕，漂亮，頭髮用油膏漿着發出溜溜的光，衣服也很乾淨，是所謂上海的小白臉；因此，他想起那個呆板的，並且滿着臭味的山東茶房，便問：

「那個呢？」

聽了，這個茶房便急急站直了身體，臉上滿着笑容，恭恭敬敬地回答：

「阿三？儂阿有事體？伊病得交關利害來兮！」

雖然他們倆不會說上海話，但在其中的腔調裏，却能知道一些意思。

「什麼病？」他問，同時在他的嗅官裏，彷彿還盤旋着那種氣味。

「呵，儂還勿知道，格些辰光，上海的時疫凶得來，伊總歸也是格種病痛。」

時疫……這些字眼似乎有一種異樣的力量，很迅速地就通過了他們倆的神經，尤其是他；但同時他又覺得在上海並沒有好久的耽擱，這一件頗可怕的新聞也就不很在意了。

但不久，在他們倆的幸福，歡樂，康健的生活裏面，忽然生起不快意的事來了；那是在他們倆喝過了鷄湯，當他用刀鋒去切開牛肉扒的時候，猛的發覺了那

裏面有一個蟲類的黑點。

「蒼蠅！」他失聲的喊，立刻便覺得胃囊裏面起了變動，欲嘔般的在作惡。當然，這一個晚餐是這樣的便結果了。

她，她雖然也覺得自己的喉管裏有什麼不潔的東西，但看見他那樣的皺着眉，苦着臉，便制住了，並且在另一個提箱裏，取了人丹給他，又把極貴重的香水灑滿一室，去侵伏別種氣味。

「沒有什麼。」

他雖想安慰她，可是那胃囊裏面的擾亂已漸漸地使全身感到不舒服了。

「怎樣？」她時時担心的問。

「不要緊的。」

然而，他終於須要躺下去，極力用笑貌去掩飾那為身體不適而生的苦悶了。他雖然還依樣把手臂放在她的頸下，挽着，讓她的臉兒睡在胸上，另一隻手

臂便抱着她的腰間……但到了夜半，他從亂夢裏驚醒，忽然把她推開去，並且把自己整個的身體睡到白緞子的棉被外面：因為他的眼睛酸痛着，喉嚨又像癢又像麻，全身一種內部的火燒得發起了狂熱，頭腦苦痛，四肢無力……

「怎麼？你？」她似乎感到身體周圍的空虛，醒來了，因不見他在被窩裏面，便驚訝的問。

「沒有什麼。」

「這樣子怎麼要得！」於是她把棉被蓋過去，但接着却異聲的喊出了：「我的天！我怎麼咧？身上這樣燒得怕人呀……」

「不要緊的。」

「莫是人丹吃壞了？」她焦急的問。

「你放心，不要緊的。」他勉強的說。

其實他的聲音已變樣了；他自己也很知道這個病不是尋常，因而他就想到那

種氣味，那隻蒼蠅，和那個茶房了。

因為她沒有一點點醫學的常識，所以對於他這種突如其來的病症，着了慌，用她所有的智力也想不出一點頭緒……於是那平常不曾覺得的各種響動，都乘機擾亂到她的心裏來了。有時，她那充滿着憂愁的眼光向他的似睡似醒的臉兒望着，眼淚就暗暗地奔躍了；倘若她忽然想到各種壞的現象的時候，她就彷彿見着一件沉重的東西壓到身上來；甚至於還把一種危險放到他的這個病症上面去，可是登時又極力去否認；後來，她痛悔她自己不應該學圖畫和彫刻，應當學醫……

他時時哼出普通病人的一種呻吟。

「怎麼辦呢？我的天！……」

除了焦灼和憂慮的心情，她簡直想不出別的方法。這樣，黑夜便完全消滅去，晨光又漸漸地顯露了。當黎明以後的四個鐘點，火車到了上海的時候，他的樣子全變了：眼睛無光地深陷着，臉色蒼黃，唇兒焦黑，……雖然用力去持

撐，也幾乎無力行走。

等至躺在大東旅社那裏的床上，他的病症似乎更加劇烈了，不住地哼着，有時還發瘋一樣的亂喊。

她於是打電話給寶隆醫院，掛了特等號，請了一個外國醫生。

在醫生還沒有來到，她看守着他，既不知是什麼病症，便想先給他一點藥吃，使他好過些，也無從爲力了；祇是一個人像很可憐的小羊迷路於曠野那樣的感着周圍是沒有邊際……

「假使基督能幫助這個，我也願永遠做一個聖徒！」在無可奈何中，她甚至於這樣思想。

可是在這間近於四方形的房子裏，除了鐘機走動的聲息，他的呻吟和呼喊，似乎一切都寂然，像在哀悼何種可憐憫的東西似的。因此她恐懼了，覺得一種不幸的朕兆已明顯地鋪在她的眼前，並且還有無數可怖的事情跟着那後面。

「我的天……」

當她忽然見到他似睡般倦倦地迷合去眼簾，憂慮便告訴她這是昏迷，於是她知道這個病症的高度了，把整個的頭放到腿上去，忍聲的慟哭着。

雖說有時他也曾從昏迷裏清醒，喊着口渴，並且像平常人一樣的安靜，向她說許多安慰的話，其中還夾些屬於愛情的甜蜜的語言；但危險的感覺已盤踞了她的全心，使她無法疑惑到這是昏迷的反證。

真的，他的清醒還不到五分鐘，便又苦痛地呻吟，和野人一般的呼喊，至於又昏迷。

「當然！在飛來峯上我倆要照個相……」有一次，他忽然這樣的囁語。

這自然是給她一個更大的刺激……她哭了，眼淚大顆大顆地從臉上落到胸前去。

「真不該度什麼蜜月……」她懊悔了。

像她這樣的境况，自然，惟一的光明便是醫生的來到，而且從其口中吐出福音——說是擔保這個病症絕無危險，祇是極平常和很輕的一種感冒；那末，她就不再去度這個蜜月，也就一切都很滿足了。

果然，在她熱烈地，逼切地，並且像恭候着神聖降臨那樣的希望裏，醫生終於進來了。

「我們的救星！」她幾乎歡欣得要這樣喊出來。

可是醫生却保持着他那英國人的傲慢，高昂的身體筆直着，長而硬的腿兒不曲地走進來；雖說曾看見她那種親摯的懇切的歡迎，也旁若無人一樣的把手套慢慢地脫下，慢慢地塞進襪袋去，又慢慢地脫下帽子。因此，她有點焦急了，便用英語向他說：

「先生！我希望你能快一點診視這個病人，因為他是很痛苦的。」

醫生從眼鏡旁邊看她一下，懶洋洋地說：「可以容納你的要求。」這才從

他的助手給他測驗熱度表，聽筒，以及別種器具。

因為他這時正在昏迷，所以空間便寂寥了。醫生好像很用心的考察着病人的病症。那個助手便無聲無息地站在醫生身邊。在這時，她張大眼睛，不動的向他們發怔，似乎肩膀上負着超過她力量所能負的重載……並且，那些「時疫」，「危險」，「不幸」，和「歡樂」，「蜜月」，「西湖」，……種種的字眼便恍恍惚惚地在她的腦裏飄來飄去……血在她的脈管裏沸騰着……眼淚停止在她的眼珠上面……

醫生的全身無論那一部分假使有點動作，她整個的靈魂便震動了：她是希望但又徬徨地等待着醫生的判決。

她本想在醫生的臉色上面辨別出吉凶，然而醫生却始終保持他那種傲慢的鎮靜。

「……保祐我們……」同時她又這樣的願望。

忽然在她的眼裏這宇宙整個的變色了——那是醫生放下審察病症的器具，從一下肩膀，向她說：

「憑醫生應有的忠誠，我告訴你，太太！這個病人犯的是近來最流行的危險時疫——腥紅熱。我並以醫生的天職，立刻將這個病人送到醫院去……」

也許這一類的話，做醫生的人是說慣了，不覺得是含着怎樣大的悲哀和絕望，所以不動於心，而依舊保持他的那種常態。

可是她已失了知覺，暈倒了。

於是助手引着幾個僕役抬進一架軟床，把這個病人送走了；她從椅邊勉強地站起來，飄飄茫茫地和醫生跟在後面。

「我希望你給我幫助，我要留在這裏陪伴那病人！」到了醫院，她的神志稍微清醒，向醫生哀懇地要求這個。

醫生似乎覺得很可笑，想了想，便拒絕了她。他說：

「可惜醫院裏向來沒有這規則，並且這樣對於病人很無益的，因此我不能應許你，太太！」

那末，她只好放下一切，帶着眼淚回來了。

在旅社裏，無論茶房們，客人們，對於她的這件事情怎樣的閒談，怎樣的作爲一種資料去消磨他們富裕的時光，她都不去管，祇是倒在床上，沒有眼淚和沒有聲音的嗚咽着；有時全個的身軀震顫着，有時又像死屍那樣的不動……總而言之，她的一切已混成了將狂或是將死的一種狀態了。

到了夜半，那無望的希望忽來激動她，使她復醒，才又這樣想：

「假使……那就不再度蜜月去，我的所有也都算滿足了。」

然而正在這個時候，茶房進來了，他像戲台上道白那般的告訴她：

「寶隆醫院剛纔打電話來，要你馬上就去，說是你的先生沒有救了……」

藥

季候是深秋，並且夜晚了，清風輕輕地飄來，也帶着無限冷意，因此，在這時，在平常便很冷靜的環龍路上，行人近於絕跡了，祇有一個模糊的削長的影子，隱現在淒涼的月光下。這影子便是澹明。他孤獨地徜徉着，脚步疲乏而遲重，看去很像是久病的人，沒有力氣去撐持他的身體似的。

他這樣無力的慢慢地走着，到了路的盡頭，須要拐彎時，分外的現着躊躇，看一看手裏的那個藍色玻璃瓶，疲乏的脚步便更顯得遲重了，終於在瑟瑟的冷風裏呆呆地站着，低着頭。

「這個……」他想，又看一看那玻璃瓶。

因為瓶子裏面裝的是那種藥，他看了，便惘然地想到初夏的一個晚上：那時候，在法國公園的草地上，他挽着雪絳的手臂，並着肩，勻整的緩步走。夏夜

的風，使人清爽地飄忽在空間，將玫瑰，百合，紫羅蘭，……許多異樣的花香，送到他們的唇旁，他覺得心裏洋溢着醉意般的濃郁……

「你瞧呵，多香！」他低聲地向她說。

「真是——」

「是你的頭髮……」他的嘴唇挨得更近了。

「放尊重些！」她說，「月亮很明的！」便把臉兒稍稍地偏開去。

他聽着，輕輕地笑了，用力的挽她的手臂。

她嬌憨地說：「我的手臂不是鐵打的呵！」

於是……走到草柵右邊的小徑，那裏密密地長滿着棕樹，重重的棕葉遮住了月光，草地上安靜極了，除了他們倆輕細的脚步聲音，和悄悄的低語，便是一片無限的幽默，像荒山裏面的深谷似的。

在這樣景象裏，他的胸部熱烈着，兩頰發燒，手和脚也都微微地抖擻了，便

瘋狂一般的……但終於極柔軟，極懇切，而且很自然地屈下腿兒，向她說：

「我愛……我……我要……」眼睛充滿着希望和求憐的光。

她似乎是受了驚駭，全身顫抖着，癡癡的望他。

「我……我愛！」他的頭放到她的腿上了。

「你……你做什麼呢？這樣！」她怯怯地說。

「我要！」

「……」她不曉得應該怎樣向他說，然而他的熱烈和懇切的要求，她已在無語中答復他是願意的了。

於是……。

「是這樣的一個可愛的夜呵！」他想；但接着便懊惱了。「如果，那時候，……祇要她胆小些，現在也無須這個了！」他望着玻璃瓶裏的藥。

「藥！」他默默地想，脚步便慢慢地動了起來。

不久，他走到福煦路，民厚里五號的寓所了。當他推開房門，在書棹上，在明顯的燈光底下，發現了一張白紙，紙上齊整的寫着小小的秀麗的字，他一見便知道是他的雪絳因訪他不遇而留下的。

那紙上是這樣的寫着：

「告訴你，我愛！我是怎樣歡喜的來說這件事！我今天在衣鏡裏無意地看見我那豐滿的胸脯，便笑了，這笑使我回憶到初夏的那晚上，……真的，像我這樣年輕輕的，（是這樣年輕輕的呵！）居然能產生一個宇宙間最純潔最可愛的新生命，並且在看得見的極短的時間裏，這新的生命便要活躍地溫柔地動作在我的懷裏，嬌憨地馴良地呼吸在我的乳房上，……哦！我是怎樣值得驕傲的一個人哩！在這種的愉快裏，我愛，我曾揣想這世間最幸福的，除了你，那便是我自己了！我真不敢用力的作一點可

能的美麗的夢，因為祇想到我的腰圍慢慢地膨脹了，就像喝醉了酒，連笑都無聲了，祇是迷迷地，這迷迷地又確實像那個夏夜……」

他祇看到這裏，已覺得他所預定的計劃完全失敗了。因為在他的理想中，他以為她對於母性的實現會苦悶，含羞，會和他一樣的意見，悄悄地用醫學的功効，繼續着保存她表面的處女；現在她已這樣異樣歡樂地表現她的願望，於是他便很憂愁地躊躇起來。

「怎樣辦呢？」他想。

「是毫無疑義的，須要這個！」他終於決定的說，望着放在棹上的那藍色玻璃瓶。

這一夜，因為思想紛亂的緣故，到了晨曦透進窗來，他才朦朧地睡着。

第二天，他醒來時，陽光已弱弱地掛在樹梢，蒼茫的暮色在東方隱現了。

他想到昨夜的失眠，便又看一遍雪絳留下的信，在看信裏又常常望着那玻璃瓶，和瓶裏的藥。

在他看完了信，默想這事情究竟如何處置的時候，房門外突然發出一種清脆的聲音，和熟悉的輕微的脚步。

「雪絳來了！」他想。

進來的，確然是她；她用明媚的眼睛向房裏望着，現着無限愉快的微笑，低聲叫道：「澹明！澹明！」

「還沒有起來呢。」他在床上答應。

於是他走到棹邊，揹亮了電燈。在燈光裏，雪絳雄雄地挺看豐滿的胸脯，換上他去，溫柔地笑着說：

「喂！你看這個……」她輕輕地撫摩着腰間。

他緘默了。

「你爲什麼不說話呢？」她問。

「喂！你看……」因爲澹明沒有回答，她又接着說：「這個是你的！」

她笑了。

然而他依樣緘默着。

「爲什麼這樣不快活？」她又問。

「你是太小孩子了！」澹明帶着感慨的意思說。

「太小孩子不好麼？」她還笑着。

「怕以後的事情不會有這樣的快樂吧。」

「你真不應該這樣說。」

雪絳說着，臉色便突然變了異樣，低着頭，沉思什麼似的。在這時，同樣，澹明也輕輕地搖着腿兒，緘默了。

這樣，經過了很久，澹明終於抬起頭來，向雪絳說，「我們看電影去好麼？」

這樣的靜寂太使人不安了！」

「好吧！」她悵悵地回答。

看完了電影，將近午夜了，天氣很冷，並且因為寄宿舍須要一番麻煩去叫門，雪絳便跟着澹明回到民厚里。在路上，兩個人都緘默着；及到了房裏，澹

明方問：

「今天電影還好吧？」

「還好吧。」她懶懶地回答。因為在電影院裏，她祇是想着「怕以後的事情不會有這樣的快樂」這一句，和澹明那種出她意外的緘默，覺得將來的路上是充斥着灰色，眼前便模糊了，不會看見那影片上的事物。

「你如疲倦了，就睡去吧！」她覺得默默地坐着，有點害怕。

「你呢？」澹明問。

「我就在這躺椅上……」

「那要不得……」

「……」

到結果，兩個人便在一個床上睡了。但不久，雪絳突從夢裏警醒，皺着眉頭，悽楚的喊道：

「澹明！ 澹明……」

「什麼事？ 你！」 澹明剛剛朦朧去，便被她喊醒了，在恍惚中含糊的問。

「肚子痛！ 痛得厲害，大約在路上着上涼了。」 她遲鈍地回答。

「肚子痛！」 他想：「這是惟一的機會了！」 於是便向她說，「吃一點藥吧；我這裏有治肚痛的藥水。」 眼睛便望到那個藍色玻璃瓶。

「好……」她無力地回答。

於是澹明便走下床去……他把藍色玻璃瓶裏的藥水傾入一個白磁的茶杯裏，

對上開水，用一根象牙筷子混和了，便慎重地拿到雪絳的床頭來。但這在一瞬間，模糊地從他的心裏浮現到眼前的，是一個玲瓏可愛的又白又嫩的嬰兒，和一團污穢的腥臭的血塊……

……
事情過了一個星期。

事情過了一個星期，在已經人靜的深夜時候，澹明的臉色蒼白着，同時又是很憔悴地愁苦的；眼睛布滿着血絲，呆呆地看着在病院裏拍下的雪絳臨死的像片，眼淚很困難地從他的臉上落到胸襟。

「藥！藥！」他癡惘的口裏咕嚕着。

父 親

這已是十年前的事了。那時候我才做過七週的生日。我非常地可憐我的父親。

他整日的低低地歎息，皺着眉頭，一個人悄悄地在房子裏背着手兒走來走去：看他的樣子，是希奇極了，我暗暗地懷疑和不安着。因了胆小的緣故，又不敢去問；祇就我的揣測，我斷定他這種變態是自那一個夜深時起的，那夜的情形是這樣：當我張開了朦朧的睡眠，我便聽到從堂屋的正房裏送來又堅實又洪亮的響動，和玻璃或磁器打碎的聲音，其間還措雜着父親的歎息和嬌嬌——我的後母——的帶着吵罵的哭泣。這時，我很害怕，緊緊地拉住乳媽的手腕，低聲地問道：

「他們做什麼呀？」

「沒有事。」她回答，「你乖乖地睡吧！」便輕輕地拍幾下我的肩背。唏哩嘩啦的聲音又響起來了。

「你聽！」於是我又挨近她，說：「大約是那個花瓶摔破了吧？」

「別多話！」她又拍着我。「還不好生的睡去麼？明天還得上學哩。」於是她自己便裝做睡樣，故意的大聲地打起呼吸。

「爸爸又生氣了！這都是嬌嬌的不是：她壞透了，我不喜歡她！」這樣想着，不久，我也睡着了。

第二天，從學校裏回來，我見到父親，他的臉色便很晦澀，勉強的向我笑着，也是苦惱的樣子了。從此後，父親便沒有快樂過，他是衙門也不到了，公文也不批閱了，賓客也不接見了，整日夜祇是吸煙，歎息，和悄悄地在書房裏背着手兒走來走去。並且，他看見我走到他懷裏去，情形也異樣了：平常他是很溫柔地撫摩我，很慈藹地和我閒談；現在祇是用力的把我抱了一下，吻了一口，

便很淒涼很傷心地說：「到乳媽那裏去吧，爸爸要做事哩。」他的臉色顯現着慘澹，眼裏也閃起淚光了。

父親這樣突然的變態，雖然他自己不願告訴人，也不喜歡人去問他的究竟，可是許多人都知道了，並且替他不安，憂慮，至於大家私下議論着，想着種種補救的方法。

叔祖母說：「攆掉她，這樣的敗壞門風……」

「三弟並不會這個樣」，大伯父接上說：「祇要她肯改過，就算完事了。」

「老三真不幸」，二姑媽也歎息着。「美康的娘多賢德，徧徧又短壽了！」

諸如此類的論調，太多了，但每個人都認爲他自己所說的話是對的，是補救我父親變態的惟一妙法，因此，經了好多次的討論，其結果，依樣是大家帶着不經意的憤怒，譏諷，謾罵，歎息，和充滿着感慨地各走各的路，散開了。

其實，真切的爲我的父親抱着不安和憂慮的，却是默默無言的我的乳媽。

她一見到我放下書本，丟下皮球，和不玩各種玩具的時候，便誠懇地對我說：

「美康！你去看一看爸爸囉。」

到我從父親的書房回來，她迎着我，開頭便問：

「美康！爸爸在做什麼哩？」帶着歡欣的希望的意思。

「在吸煙。」我回答。

「還有什麼？」她又問。

我想了一想，說：「他親我一下嘴。」

於是她靜默了，在沉思裏歎息道：

「要是太太在世，就不會這個樣子了！」

乳媽雖說是非常的憂慮，牽掛，覺得我父親所處的境遇太不幸；然而她從不曾直接地去勸解過，慰問過，祇是在有時爲我的事情去請示，才乘了這一個說話的機會，隱隱約約地說：

「老爺該保重些，少爺現在還小哩！」

聽了這一句話，我父親確乎感動極了；雖然他還保持他的安靜和尊嚴，在慘然的形色裏用平常的聲口說：

「你好生地照顧少爺去吧。」

像這樣抑制着痛苦的消極着，父親的臉容便慢慢地益見憔悴了。

自從這個事情發生，大約只過了五天吧，這一個晚上，在堂屋裏的保險燈還不會燃着時候，我的嫡嫡便從正房裏出來，打扮得標標緻緻地，拿了一個提箱，一面大聲地喊道：

「春菊！你打發張來貴叫轎子去！」

父親聽見了，便從書房裏走出來。

「春菊！……」 嫡嫡還自喊着。

「你要轎子到那里去呢？」 父親問。

「你我管！」 嬌嬌的臉上滿着怒氣。

「像這樣真不成體統！」

「糟踏人，這是成體統的人做的事麼？」 嬌嬌用尖利的聲音反問。

「你給那個糟踏呢？」

「守活寡，算不得給你糟踏麼？」

「那個叫你——」

「那個叫我偷人麼？」 嬌嬌打斷父親的話，凶凶地接着說：「哼！偷人！

你拿到證據麼？ 捉奸在床，你是這樣麼？」

「夠了夠了！」 父親低下頭去，現出無限的感觸和羞慚。

然而嬌嬌却嚶嚶地哭了起來，聳着肩膀，大踏步地走進正房了。 接着，玻

玻和磁器的打碎聲音，便唏哩嘩啦地響了起來。

「唉……」 父親低低地歎息着，垂着頭，無力地走回書房去。

這時候，叔祖母，大伯父和大伯娘，以及常住在我家裏的二姑媽，因為五姑媽生了一個小表弟，都到李家賀喜去了。所剩的，祇有幾個當差，丫頭和老媽子，以及我和我的乳媽。他們和她們都爲了一種身分的懸殊，自認做卑賤和無用吧，都一個一個的躲避去了。我的乳媽，她却極端的憤怒着，看她的牙齒上下的磨擦，可知道她正在要搶白或痛打我的嬖嬖一番，那樣替我的父親抱着不平了；但她終究是個僕人，並且還充分的帶着這僕人階級的觀念，依樣胆小，懼怯，不敢坦然實行，祇是悄悄地站在西廂房門後，張大着眼睛，遠遠的切恨罷了。至於我，雖然也曾覺得嬖嬖的無恥，悍潑，壞得像吃過我的蟋蟀的那隻黑鼠一樣，和同時覺得父親的可憐，却也因爲了年紀小，沒有力量，並且也不知怎樣的動作和表現的緣故，祇是驚駭地緊緊的挨着乳媽，低低聲地問：

「爸爸怎麼咧？」

「嬖嬖壞透了！」以及這樣說。

可是乳媽不回答，她老是癡呆呆地望着外面，一直到父親走回書房去，才轉過臉來，視一下我，又溫柔又誠懇地說：

「去看爸爸去！爸爸要是在歎氣，你就唱歌給他聽。記得麼？你就唱歌給他聽。月亮姊姊！」

我也念着父親，一聽了乳媽這樣說，便很快地跑去了。

「爸爸！」到了書房門口，我喊。

父親似乎不曾聽見，他還在一聲一聲的歎着氣。

「爸爸！爸爸！」於是我又連着喊，並且大聲了。

「你來做什麼呢？」父親一面開起門，一面問，「你今天是算學課麼？」他的歎氣已停止了。

「是的；爸爸！」我回答，便走了進去。

父親轉過身，坐在書廚旁邊的躺椅上，將我抱在他的懷裏。他輕輕地撫摩

我的頭髮，摸我的臉，還用他的嘴唇來親我的嘴。

「癢咧。」我忽然說，因為他的髭鬚又長長了。

「真的，」他趕緊接上說。「爸爸好幾天忘了刮鬍子了。」於是他便將臉頰挨着我，安靜而且慈藹地挨着我，這樣的經過了很長久的時候了，他才偏開臉去，微笑地說：

「這還癢麼？」

「不癢。」

他微笑了。

但不久，似乎快樂的笑意剛剛到了唇旁，父親又忽然很愁苦的沉默了。他的疲倦的眼睛呆望着掛在壁上的一張年青女人的像片。從他的臉上，我看出父親又沉思在既往的恩愛裏，想念着無可再得的一種家庭幸福了。

「爸爸！」我害怕父親這樣的沉默，便叫他。

但他的眼睛還釘着壁上。

「爸爸，他又想到媽媽了！」於是我悄悄地想着。

這樣，彷彿有很久了，父親才恍然轉過臉來，問我：

「美康！你認得那像片麼？」似乎他已忘却常常告訴我的話了。

「是媽媽！」我回答。「媽媽，她前幾天還來到我床上哩！」我想起做過的那個夢了。

「媽媽好麼？」

「好！」

「你喜歡媽媽不是？」

「喜歡。」我看一下他的臉，接下說：「爸爸，你也喜歡……」因為我忽然想到父親的苦惱，以下的話便噤住了。

但父親已低了頭，搖起腿兒，很傷心地沉默了。

他的眼裏便慢慢地閃起了淚光。

「你到媽那裏去吧，爸爸現在要做事哩。」他終於托故的說。

於是從他的懷裏，把我抱下去，同時他自己也站了起來，又開始那種無聊懶的背着手兒走來走去了。

「爸爸又快活了！」我想：却還站在門邊，望着他。

「你去吧，」他又要我走。「到乳媽那裏去，唸一點書……爸爸現在也要睡去了。」

這一夜，也和平常一樣，做過了我所習慣的固定的事情，乳媽便把我躺到床上，拍着我，不久我便睡着了。在睡裏，我迷糊地看見許許多多像霞彩那樣的幻影，以及年青的母親的微笑，和長滿着鬍鬚的父親的苦惱，歎息，……

「媽媽要來抱我哩！」在夢裏我見到母親向我走來，張開着雙臂，我這樣暗暗地說。

然而正在歡樂的迷離的時候，忽然奔來了一種異樣的紛亂和叫喊，像市場裏屠宰牲口似的，於是我驚醒了。

「乳媽！乳媽！」我恍惚的徬徨地喊。

「乳媽在這裏！」她趕緊安慰我，輕輕地拍着我的背上。「你乖乖地睡吧，乖乖地睡吧！」

於是我又睡着了。

第二天，我醒起來，乳媽便非常憂戚的向我說：

「美康！你今天不要上學校去了；現在和我看爸爸去吧！」她的聲音淒切極了。

到我們走進父親書房，那裏面已紛紛亂亂地塞滿着人了。這時候，父親是直挺挺地躺在木榻上，閉着眼睛，胸都不住地起伏着，嘴旁流着涎沫，臉色又憔悴又慘白，在他的身體的周圍流蕩着一種薰臭的酒的氣味。像那張掛在壁上的

我母親的像片，已緊緊地被他的手重重的壓在胸前，有些損壞了。

「你丟下我！你怎樣的忍心！你丟……」

在許多人忙亂的裏面，我常常聽見父親在沉醉中這樣又悲傷又悽慘地一聲聲的喊着。



2.502 ✓